

深入非洲三萬裡——李文斯頓傳

目錄：

序言

上帝的裝備與呼召

第一次的非洲探險(上)

第一次的非洲探險(中)

第一次的非洲探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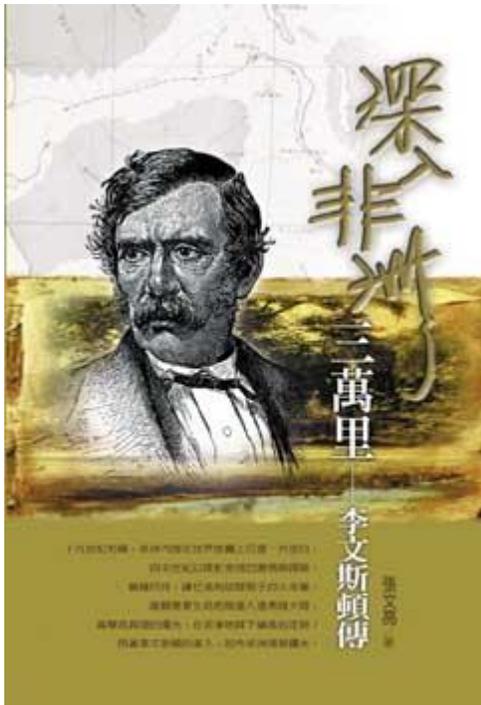
第二次的非洲探險(上)

第二次的非洲探險(下)

第三次的非洲探險

結語：他雖死了，仍舊說話…

序言



他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國有戴德生，印度有克利威廉，而非洲有李文斯頓），他將上帝的永恆之光帶進了黑暗的非洲大陸！本書是對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探險家李文斯頓一生感人經歷的描述，在簡短介紹其家世與求學生活後，作者濃墨重彩地詳細記錄了他三次進入非洲的

驚險旅程。150 年前，李文斯頓深入非洲這塊被稱為蠻荒的“黑暗大陸”，面對異教文化、叢林猛獸的強勢圍攻，李文斯頓滿懷敬畏、熱忱與信心。透過作者的生花妙筆，其千辛萬苦、九死一生的探險奇遇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37 年之久，李文斯頓行走非洲三萬里，在任何危險的時刻，他從沒有對任何人——包括食人族與奴隸販子——發射過一顆子彈。

就醫學而言，他是進入非洲內陸的第一位醫生；就地理而言，他是畫出非洲內陸河川、山脈的第一人；就政治而言，他是終止非洲人被販賣為奴的關鍵者；就探險而言，他是打開外界進入非洲內陸的先鋒；就科學而言，他是詳細記載中非洲動物與植物的先河。後世的人，稱他是“非洲之父”。非洲地圖上，現仍有 30 多個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後世的人，稱他是“非洲之父”。他深得非洲土著的敬愛，至今，非洲人仍稱他是“非洲人的朋友”。

上帝的裝備與呼召

(A)序言

大衛·李文斯頓(1813-1873)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探險家及宣道士之一。他到非洲探險只是為了一個職責：將上帝救贖的真理之光，帶到被稱為“黑暗大陸”的非洲中部，帶到非洲人的黑暗心裡。他的一生，就是非洲人的福氣。就醫學而言，他是進入非洲內陸的第一位醫生；就地理而言，他是畫出非洲內陸河川、山脈的第一人；就政治而言，他是終止非洲人被販賣為奴的關鍵者；就探險而言，他是打開外界進入非洲內陸的先鋒；就科學而言，他是詳細記載中非洲動物與植物的先河。後世的人，稱他為“非洲之父”。非洲地圖上，仍有 30 幾個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簡而言之，李文斯頓一生的見證，是今日有心事奉主之青年的典範楷模。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全智的神如何裝備和呼召這位非洲拓荒者——李文斯頓。

(B)上帝的裝備與呼召

(B.1)探險家的身世背景

大衛·李文斯頓於 1813 年 3 月 19 日，在蘇格蘭的布蘭第裡小鎮出世。他的父親尼爾·李文斯頓是一位茶葉商人，年輕時就相信耶穌基督的救恩，成為基督徒。酒店的老闆時常向他購買茶葉，想請他喝酒，但他堅持不喝酒，得了“不沾酒茶壺”的外號。格拉斯哥有位名叫亨特(另譯“韓特”)的律師。這位律師被人稱為“窮人的律師”，因為他是個敬虔的基督徒，經常替窮人打官司，且不收費。他很欣賞尼爾·李文斯頓的信仰立場，就把女兒艾格尼絲嫁給他。這對虔誠的夫婦後來生了三個男孩與兩個女孩，而大衛·李文斯頓就是第二個男孩。

(B.2)探險家的基本操練

尼爾·李文斯頓的立場使他的茶葉生意略受影響,加上布蘭第裡是個小鎮,人口不足 2 千人,買茶的顧客不多,所以家境相當貧寒.但大衛·李文斯頓後來寫道:“我的家裡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刻著:‘寧願誠實而窮,不願虛謊而富.’ 父母的遭遇,就是我小時候最愛聽的故事,他們是我一生最好的榜樣.他們教導我四點,使我一生受用.第一是勤勞的美德,勤勞是除了必要的休息之外,不浪費時間在無意義的事情上;第二是節儉的生活,節儉是對物質需用的節制,以最少的需求去面對每天該盡的責任;第三是讀書的習慣,使我一生在不斷的學習中進步;第四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上帝塑造人性格的鋼骨.”

以上這四點對李文斯頓過後在非洲探險宣道的生活極為有用,幫助他完成過去幾千年以來許多探險家無法達成的使命.張文亮說道:“探險成功的關鍵,不在探險隊的人多、設備精良、糧食充足、享有盛名,而在人的勤勞、節儉、愛讀書,與對上帝的敬畏—這些看似與探險沒有直接相關的事上.”

(B.3)熱愛讀書的男孩

1820 年,李文斯頓進入布蘭第裡小學就讀.1823 年,由於經濟不景氣,父親的茶葉生意受到影響.同年,李文斯頓與父親和哥哥都到鎮上的棉紗廠工作.兄弟兩下班後,再去念小學的夜校,直到晚上 10 點鐘才能回家.隔天,他們兩必須 6 點鐘起床,準備去棉紗廠工作.

李文斯頓第一個星期的薪水是 5 先令.他給母親一半的薪水,另一半的薪水則用來買陸第曼所著的簡易詞典《拉丁文初階》.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一個 10 歲的孩子,將他辛苦賺來的第一筆錢,不是拿去吃喝,或買心愛的玩具,而是買一本詞典.一個孩子以後能不能作大事,從他小時候用錢的方式和選擇,便可略知一二.

熱愛讀書的李文斯頓珍惜和善用每一個吸取知識的機會.他的工作是紡紗機的操作員,他把學校課本打開,插在紡紗起重機的架子上,每當他經過這個起重機,就在課本旁邊讀幾段的內容.就在紡織機的轟隆聲中,他學習了課本的功課.他的同事見到他那般勤勞地工作與讀書,便給他取個外號叫“驢子”.除了學校課本之外,李文斯頓也在起重機旁讀了不少課外書,例如他讀了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 主前 65-8 年)文集、卡爾佩珀(另譯“卡拉培爾”),所著的《草本植物》、蘇格蘭史和整本的新約聖經等,甚至還背下了舊約聖經最多節的詩篇 119 篇.關於此事,菲斯克指出,李文斯頓在 9 歲時就能背出整篇詩篇 119 篇(且在整篇的 176 節中僅背錯 5 個字),所以獲得他的主日學老師所贈送的新約聖經為獎勵.

(B.4)為神盡責的老師

在布蘭第裡教會裡,有一位影響李文斯頓一生的人,他就是李文斯頓的主日學老師大衛·湯瑪斯(另譯“湯瑪斯”)。李文斯頓晚年時,常提及湯瑪斯對他的勸勉:“如果你的信仰只是為了追求突髮式的感動或神跡,試探與引誘將遲早會追上你的。反之,如果你把每天所該盡的職責,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並且學習在這些事情上與上帝同行,你的信仰會更紮根於真實生命中。成為一個基督徒是成為一個踏實的人,他親手所做的,永遠比他嘴巴所講的更多。真實的信仰是上帝使人成為真實的人,每天安靜、確實的去做他該做的事情。這正如耶穌基督所說的:‘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太 7:20)” 過後湯瑪斯患病,自知即將離世,在去世的那一天,他把主日學所有學生包括利文斯通,都召集到他的床邊,為每一個學生提名禱告,將他們一一交在神手中後,才安然離世。

(B.5)把貧窮當作教育

為了幫補家用,李文斯頓在布蘭第裡紡織廠工作長達 13 年。由於小學與中學都是念夜校的緣故,他在 23 歲時才高中畢業。在人看來,貧窮逼使他比別人晚了 4、5 年才從高中畢業,貧窮實為不幸,李文斯頓卻不以為然。他寫道:“貧窮是給孩子一種良好的訓練,雖然訓練的過程有點嚴峻。如同給一隻牛犢背負一個軛,剛開始牛犢會有不適應的時間,後來軛使得牛犢成長得更強壯……而且,貧窮使我對受苦的人,有一種深切的同情與關懷。如果人生能夠有下一次,我還是會選擇這種卑微的起步。”

(B.6)好學生內心的困擾

某天晚上,李文斯頓自外晚歸,家裡的人都已入眠。他發現自己忘了帶鑰匙,並沒在門外大聲敲門,而是選擇坐在家前的臺階,度過漫漫長夜。清晨,母親起來開門,才驚見兒子睡在門口。李文斯頓不僅是個孝順的孩子,在學校也是守規矩聞名的好學生。他被同學稱為“郵票”,因為他承諾的事一定做到,就像郵票一般的可靠。然而,這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內心深處卻有困擾。

1857 年,李文斯頓在寫《佈道旅程》一書時,一開始就寫道:“我年輕時候最大的痛苦,就是從我小時候,父母親就一直教導我的聖經真理。我對聖經所寫的救贖真理—耶穌為人釘十字架,流血赦免人的罪—我都很清楚,但是沒有親身經歷罪被赦免的感覺。12 歲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我心裡經常盤據著墮落的念頭,經常忍不住地說謊。我常想,如果我再努力克制自己一點,我會變得更好一點。結果我愈努力,我的心掙扎得愈厲害。我不僅持續地在做錯事,我的內心也沒有平安。我不敢相信耶穌的拯救,因為我還不夠好。我如果不是一個好人,怎麼配稱為上帝的兒女呢?我常想等我變得更好一點,才來相信耶穌。但是我如何變得更好呢?我想可能需要一個超然的神跡,才能平撫我的掙扎,不過我一直沒有經歷到什麼超然的神跡。

“直到我 20 歲那年,讀到迪克博士(Dr.Thomas Dick)所著的《一個有盼望的人生觀》一書時,我才發現一顆已經墮落的心,是不會產生行善的純正動機;一顆充滿虛謊的心,是無法分辨真實的神跡。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靠著基督無限的憐恤與恩典,並謙卑的相信。在基督救贖恩典裡,我唯一的責任與行動,

就是立刻地相信與接受救恩。雖然我在接受基督的那一刻，軟弱的心依然動搖，但我知道他為我死，我為他活。”誠然，接受基督是李文斯頓一生的轉捩點，使他不再為自己 and 今世而活，乃是為那位愛他的主和永世的真實而活。

(B.7)海外宣道的呼召

1835年，李文斯頓讀到荷蘭宣道士郭實臘所寫的《中國的呼聲》(Appeal of China): “聽!在中國那一片禾場上，成千上萬未能聽見福音者在吶喊，為什麼我們的回應只是一聲歎息，那傳福音的人在哪裡?海外宣教士(宣道士)為何總是那麼少?”這一段話，深紮李文斯頓的心，以致他過後寫道: “我的一生，除了解救人的靈魂之外，沒有第二個選擇，我將全力朝此目標，裝備自己。”1836年，李文斯頓以優異的高中成績，申請進入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

(B.8)大學時期的裝備

李文斯頓的經濟能力不足，所以在念醫學期間，他在學校半工半讀。在神奇妙的安排下，他在工讀時期所認識的老師和朋友，不僅成為他一生的好朋友，也是日後在非洲時，大力幫助他的一群人。首先是格雷厄姆博士(或譯“葛拉翰”)。這位元格拉斯哥醫學院的化學教授專攻有機化學。半工半讀的李文斯頓在大學一年級時擔任格雷厄姆教授的助理。化學實驗室裡的工作，使他學習到使用各種儀器的技術，奠定了日後在非洲善用儀器測量天文、方位、高程、緯度的技術。

在格雷厄姆教授的實驗室裡，李文斯頓結識了另外兩位助理——楊格和威爾遜。楊格是操作機械的高手。因著認識了楊格，李文斯頓學到機械製造與修理的技術。這增強了他以後在非洲大陸自立求生的本領。威爾遜則是倫敦大學生物系的學生，他擔任格雷厄姆教授的義務助理，以學習化學分析技術。他對李文斯頓說: “我念生物系的目的，是要使生物學成為上帝的國度。”威爾遜取得博士學位後，成為愛丁堡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館長。這間自然科學博物館日後成為支持李文斯頓最主要的資助單位之一。

(B.9)申請成為宣道士

1838年，李文斯頓在格拉斯哥醫學院深造的第二年，向“倫敦宣道會”申請成為海外宣道士。他在申請信上寫道: “我認為成為宣教士(宣道士)的主要職責，是宣講真理、教導勸勉人與傳福音;並且將基督信仰融入藝術與科學，成為進入人心與良知的管道。我知道，我將面臨的是譏笑、厭惡與反對，但我將存著信心、忍耐、努力去面對。我也知道，我可能因為長期沒有看到人信耶穌而沮喪、長期生活在異邦文化而力竭。但是，無論這些因素影響我多深，我仍會倚靠聖靈與耶穌，對這一切外來負面的影響，我將永不屈服。”在申請書的末了，李文斯頓附注: “我沒有結婚，沒有愛人，我無牽掛。”

李文斯頓當時最大的困擾,是他沒有錢前往倫敦.後來教會的信徒和父母、朋友為他湊足旅費和倫敦的生活費,他才得以前往.他按“倫敦宣道會”的要求,通過了考試,然後接受3個月的神學裝備.李文斯頓雖有充沛的體力,能走艱苦難行的遠途,但他拙於講道.他生性沉默寡言,除非必要,很少表達自己的看法.在受神學教育期間,他成績最差的,就是“講道學”.他第一次講道時,縱然已經反復背熟講稿,一上臺,腦子卻是一片茫然.一陣子後,才想起開場白,斷斷續續吐出幾句,過後越講越慢,幾分鐘後,他說:“朋友,我忘了我該講什麼?”他跳下講臺,拔腿就跑,迅速消失在教堂外面的黑夜裡.

過後,李文斯頓又硬著頭皮講了幾次道,有個聽眾對負責安排講道實習的塞西爾(另譯“塞梭”)老師說:“如果再請這個操蘇格蘭口音的鄉巴佬講道,我們以後都不來這間教會了.”塞西爾只好將李文斯頓“講道的慘況”,寫成報告寄給“倫敦宣道會”,末了的結語是:“他不善言詞,講道不會引經據典,說話結巴,可能永遠不是一個會講道的人.但是他為人樸實,在柔和中帶著堅強,這種人將不會被海外的困難所動搖.”塞西爾讓李文斯頓通過了講道學.

(B.10)傳福音的正確觀念

3個月的受訓通過後,不善於講道的李文斯頓終於松了一口氣,回到大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雖然他將來要去的地方,大部分的人不會在乎他有沒有醫學院的畢業證書,也不會看到有沒有行醫證照,但他堅持要修完醫學教育,並取得醫學證照.他後來寫道:“一時想成為宣道士(宣道士)的負擔,並不保證一生都能行在這條路上.一時信仰的復興,也不能保證以後能夠走到底.能夠走到底的人,是讓耶穌基督的信仰成為他的生命與性格.我年輕的時候以為,沒有口才怎能傳道?不能講道,怎能傳福音?後來我才知道,福音的信息與傳福音者的生命特質最有關係.傳福音不(只)是為了完成偉大的使命,也不是為了實踐自己的夢想,更不是為了達成改變他人的功效.真正的傳福音,是以真誠的生命,去接觸每一天遇到的人,去做每一天所該做的事.”

(B.11)中國宣道的門關了

1839年5月,英國即將與中國開戰,所以“倫敦宣道會”暫停差派海外宣道士前往中國.這場戰爭終於在1840年爆發,這就是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的“鴉片戰爭”.因此,前往中國宣道的門暫時關閉了.李文斯頓給家人寫信道:“成為基督徒,是成為上帝手中貴重的器皿,我不在乎上帝在哪裡使用我,只在乎是上帝在使用我.為了上帝的呼召,我願意在聖潔上保守自己,在現有的工作上忠心.”[1]李文斯頓一有空,就勤練身體,時自己能夠在缺乏物質供應的生活水準下生活,同時把握機會勤習流行病學.

他寫信給妹妹珍妮特(另譯“潔妮”):“期待你把每一次念書的機會,都當成增進知識的時機,並尋求上帝賜給你屬天的智慧,去管理所得到的知識.這個過程,絕對不是淺嘗恩典,更非自認把書看過一、二遍就可以了.深度的閱讀是盡可能的把書本的知識,轉換成自己熟悉的,甚至讀到自己內心的

深處湧出喜樂的泉源。我們讀書是靠著上帝所賜的力量，帶著一顆願意的心，去學習接受每一本課本。倚靠上帝去讀自己不感興趣的書，絕對不會一無所得，甚至會比唯讀自己有興趣的書，收穫更多。讓上帝作我們所有事情的總代理，我們只需存著一顆願意的心，單單地去跟隨祂。我們一生所能做的是那麼少，而且經常搖擺不定，令人失望。我不確定上帝怎樣看我這軟弱的人，但是我確定，上帝看的是我們向著祂的一顆心。上帝能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做所想的。”

(B.12)非洲宣道的門開了

神關了前往中國宣道的門，卻為李文斯頓開了另一道門。1840年，李文斯頓在倫敦街道上走著，突然看到街邊有一場“反販賣奴隸”的演講，講員是在非洲佈道20年的墨菲特。李文斯頓停下來聆聽。墨菲特把他在非洲親眼所見土著被販賣為奴的不人道景況，詳細地講述，演講接近尾聲時，墨菲特忽然改變話題，高聲疾呼：“在我住的庫魯曼佈道所北邊，在清晨的曙光下，我可以看到千條的縷縷炊煙，由許多的村落升起，那是從未聽過福音的地方！”

“那是從未聽過福音的地方！”李文斯頓聽了大受感動。散會後，他向墨菲特自我介紹，並表示願意前往那縷縷炊煙的地方。墨菲特深表歡迎。李文斯頓回家後不久，平日很少生病的他，竟然染上了肺炎，且有腎臟併發症。墨菲特去探望李文斯頓時，他連站都站不起來。墨菲特建議他會家鄉修養，因為鄉下的空氣對他的肺部有益。墨菲特扶著李文斯頓到火車站。依人看來，這位咳個不停的病人，無法前往非洲了。墨菲特卻滿懷信心地對李文斯頓說：“庫魯曼見！”在神奇妙的醫治下，李文斯頓回到家鄉後病情好轉，他立即向“倫敦宣道會”申請前往非洲。1840年11月，李文斯頓獲得“醫學與外科教師證照”。同月20日，他收到“倫敦宣道會”前往非洲的海外宣道士委任書。

(B.13) “於是二人同行！”

很少人能體會到海外宣道士離家遠航之前的最後一夜是何等的滋味。李文斯頓離家的最後一晚，父親陪著他喝茶。他的父親喃喃道：“願上帝憐恤格拉斯哥的有錢人，讓他們知道，拿錢去支持海外佈道所與宣教士，比花錢去打獵、賽馬更值得。”這話也該對我們每一位信徒而說，我們是否做一個好管家，把神賜給我們的錢財投資在那更值得、有永存價值的宣道事工上呢？父子二人談到深夜，才依依不捨地回房睡覺。

次日清晨5點，李文斯頓一起床，發現母親已預備好早餐。爸爸、哥哥、弟弟還兩個妹妹都已坐在餐座旁。父親打開聖經，朗讀詩121篇與135篇，全家同心為李文斯頓禱告。父親送他去車站，愛子心切使他一路上腳步何等沉重，仿佛當年亞伯拉罕送子摩利亞山獻為燔祭的情況一樣（參創22章），李文斯頓後來寫道：“我從來沒看過父親走路這麼慢。上了車，我看到父親站在月臺上孤單的身影，但我必須堅定地向前去。”這是李文斯頓與父親在世的最後一面。父子兩人何等不舍，但因著主愛的激勵，他們二人的心，同往奉獻的祭壇，沒有為自己保留最珍愛的人——“於是二人同行！”（創22:6,8）

第一次的非洲探險(上)

(C)第一次的非洲探險

(C.1)乾脆吹首歌來聽吧！

1840年12月8日,李文斯頓乘搭“喬治亞號”前往南非.在這漫長的旅程中,每逢星期日,船長下令船上所有水手和乘客聚集在甲板上,聆聽這位年輕宣道士(宣教士)講道.李文斯頓過後回憶道:“船上的一切都很好,只有講道令我沮喪.準備講道前,我想若未把神學課本讀完,就無法給聽眾一餐扎實的靈糧,然而即使我把佈道家芬尼的《信仰的復興》仔細讀過,講道時,水手們仍是睡眼惺忪,不少旅客露出輕視的眼光,顯然,他們不認為這是他們所需要的屬靈糧食.甚至有聽眾叫我不再講下去了,乾脆吹首蘇格蘭高地的風笛給他們聽.唉,像我這樣的人,如何進入非洲去宣講上帝的真理呢?”

1841年1月,喬治亞號順著季節風,暫時停泊在巴西東南部港市里約熱內盧(或稱“熱內盧”),直到1月24日才啟航.接著下來是一段困難的航程,這是吹的是東南風,由巴西前往南非的好望角剛好是逆風而行.李文斯頓寫道:“航程遇到大浪,船身顛簸搖晃,冷風使不少人得到凍瘡.尤其在夜間,冷得手指僵直.船上的水果很快就供不應求,只剩下蘋果與檸檬,⋯不過當我看到早晨的海水是那麼蔚藍,夜裡的星星是那麼亮麗,我知道所遭遇的壞事與好事總是交錯在一起,使人在狼狽裡仍然有榮耀.我將來所要面對的,可能都是這種好壞參半的情景.不過,我寧願帶著一顆勇敢的心志,進入高山低谷中,去接受各種困難的考驗,也不願在平靜無事的泥濘中浮沉.”

(C.2)失去了焦點的爭論

3月17日,船終於抵達好望角.李文斯頓上岸,在倫敦宣道會駐非洲監督菲力浦(另譯“菲立浦”)的家中住了一個星期.李文斯頓一抵達監督的家,就發現那是不同政治立場爭辯的戰場之一.有一派人認為海外佈道是西方優勢文化的延伸,支持波爾人對土著的攻擊;另一派人則認為基督徒應成為受壓制土著的代言人,強烈反對西方在非洲的殖民主義.這兩派人馬常在菲立浦家中爭吵,甚至視對方為敵人.李文斯頓對此情景寫道:“我不願意在任何議題上,表達自己的看法.因為依附政府的保護,會淪為殖民主義的附庸,但是激烈地反對政府,會成為分離主義分子.即使起初有正確的動機,仍易落入以行動表明抗爭裡.當基督徒花時間為這些不同看法而爭執時,撒但將伺機帶領大批未聽福音之人進入無底坑,陰間將為基督徒不同政治紛爭而高興歡呼.因此,我立定心志,平靜地在眾人中生活,願上帝給我智慧,使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C.3)第一次與土人接觸

1841年,李文斯頓搭船前往好望角東邊的阿爾戈亞灣,到漢基接受進入非洲前的裝備.漢基是非洲土著的村落,李文斯頓在此學習語言和駕駛牛車,在南非的山路上跋涉.李文斯頓在寫給家人的信中寫道:“這裡的景致太美了…這裡的土著上古有趣的,即使我所懂得的字彙那麼有限,仍然可以與他們分享福音的內容.何等的希奇,我用隻字片語所傳遞的信息,像是用個小瓢去舀取大海,這些土著對福音的接受程度,卻超過我在他處,極盡言詞與知識所傳講的.也許這一個村莊不能代表非洲所有部落,但我開始發現未來福音在非洲傳遞的果效,可能遠超過我原來所求所想的.”

1841年5月20日,李文斯頓離開漢基,前往北邊1,400公里之遠的庫魯曼.李文斯頓在出發前仔細規劃好沿途所需.他聘請兩位漢基的基督徒土著作嚮導,又請了兩位土著幫他駕駛牛車.牛車上載滿所需的食物和各種用具.李文斯頓寫道:“牛走得很慢,但是可以走得很遠.牛車越往前,我就越遠離熟悉的文明.在牛車上,我加緊向同行的土著學習語言.我將他們的語言,編成一本字典,也嘗試編寫他們的文法,只是我學的速度像牛車一樣的慢.”1841年7月31日,在神的保守下,李文斯頓終於抵達庫魯曼.

(C.4)我是主基督的僕人

李文斯頓到了庫魯曼,立刻治療病人,並進行了幾個切除腫瘤的手術,他的名聲開始傳播出去,附近方圓幾百公里都有病人前來就醫.李文斯頓寫道:“我在這裡看見過去宣教士(宣道士)所結的美好果子,一些土著教師已經能夠牧養這裡的信徒.雖然我是代表海外宣道會前來,但是我發現上帝的救贖工作,在沒有宣教士時依然持續進行.這些土著是我在基督裡的弟兄姐妹,我不是他們的管理者.我所能做的,是代表他們接受外地的奉獻,用更完整的真理教導他們,並有計劃地解決不同部落間的爭執,使他們所傳的,能夠發揮福音更大的功效.”

庫魯曼的基督徒只占少數,仍然有相當多的庫魯曼人不肯接受上帝的救恩,因為他們奉行多妻、崇拜巫術、喜好戰爭,特別是有了英國政府提供槍械後更為驕傲.李文斯頓達到不久,他聽到貝克文族的首長西比衛正帶領他的族人從沙漠南遷,逐漸靠近庫魯曼.當西比衛接近庫魯曼的邊界時,派人來問可否通過庫魯曼區?李文斯頓派人警告他不要進入,因為庫魯曼族持有槍械,會攻擊他們.但西比衛不聽勸告,繼續前進,結果被庫魯曼酋長所率領的族人成功偷襲,奪走了貝克文族大批的牛群.

可是在庫魯曼酋長率眾偷襲時,庫魯曼族中的基督徒與李文斯頓一同抗命,並未前往.李文斯頓寫道:“人總是為分門結黨而戰爭,我是耶穌基督的僕人,願溫和地對待任何一邊…但是我對庫魯曼人深感失望,看到他們因著戰利品而更墮落,我實在很難心平氣和地對待他們.我也為那些拒絕偷襲的基督徒感謝上帝,此一抉擇,證明他們的信仰是真實的.”

(C.5)以拓荒為一生目標

1941年9月,李文斯頓決定邁出庫魯曼人的領域,前往北邊的部落。他寫道:“無論是以何種的方式,我深深期待自己的一生,能夠彰顯上帝榮耀的恩典…或許成為一個拓荒先鋒,是我生命最有效率的付出,是服事上帝最有功效的切入點。”他一面加緊學習土著的語言,一面仔細規劃向前1千1百公里的探險。這確實是一個全靠信心的冒險旅程,一進入庫魯曼以北,進入卡拉哈裡大沙漠,沒有地圖,也沒有前人的資料可作參考。但李文斯頓知道神的帶領絕對無差錯,像亞伯拉罕一樣,他“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來11:8)

出發前,李文斯頓寫下這次探險的目的:“不是主教式的高貴巡禮,而是前往非洲未知的部落。講他們所講的語言,聽他們所說的故事,過他們所過的生活,瞭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並醫治病人,建立學校,成立佈道所,排解部落之間的糾紛。也許有些部落對我的期待只是疾病的醫治、槍械的保護,或是金錢的好處,對於真理沒有絲毫的需求。但是對我而言,任何歡迎敞開的門——不管他們真正要的是什麼,我都帶著福音進入。”

(C.6)為何這麼晚才來呢?

1841年11月,李文斯頓組織了一支探險隊向西北方前進。根據土著的說法,卡拉哈裡大沙漠邊緣有很多有水的小綠洲,可能有人住在那裡。越往北行,原備的食物都吃完了,探險隊就與當地人以物易物。李文斯頓在11月8日給妹妹珍妮特(另譯“潔妮”)的信上寫道:“也許你與家人都在擔心,我在這裡吃什麼?昨天,我熬了一鍋犀牛肉,熬到晚上,肉還是硬得難以咽下。今天上午,我在肉里加些玉米,再煮到中午,玉米熟了,肉還是很硬。繼續燉到晚上,終於可以勉強將肉吃下去了,不過肉在肚子裡還是沉甸甸的…”探險旅途的艱苦經歷絕非筆墨可以形容。

1843年2月,李文斯頓抵達貝克哈特拉,他聽說貝克文族的大酋長西比衛住在那裡。李文斯頓一進到貝克哈特拉的村莊,就看見西比衛與成群的戰士圍坐在廣場。他留意到戰士們所用的槍矛(長矛),整支都是用鐵打制的,不像其他的部落,只有槍頭是鐵制的,其他部分都是木制的。西比衛所率領的貝克文族是南非最懂得用鐵的部落。

“你們庫魯曼人為什麼攻擊我?”西比衛向李文斯頓怒斥道,“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警告,進入庫魯曼?”李文斯頓反辯道。此言一出,所有戰士在怒吼聲中拿起武器,對準李文斯頓。西比衛使個眼色,一個土著跑到李文斯頓面前,仔細打量他。李文斯頓認出這人就是之前被派入庫魯曼的使者,這個土著又跑到西比衛身邊說了幾句。西比衛站起來下令道:“放下武器,他是為和平而來。”戰士們立刻放下武器。李文斯頓問道:“明天,能夠容許我為你的族人解釋真正和平的意義嗎?”西比衛想了一會兒,下令:“所有的人,明天要向上帝禱告,並聽這個外來人要對我們說什麼。”

星期日,李文斯頓講道以後,他問聽眾有沒有什麼問題?大酋長第一個發問,且問了一個深繫人心的

問題：“你說凡未向上帝悔改的人，就永遠得不到赦免。但是我的父親走了，我的祖父走了，我歷代的祖先們都走了，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信息。如果你這個信息是這麼重要，為什麼你們知道的人現在才來講呢？”李文斯頓答道：“沒有向你的祖先傳福音，是文明教會的錯。在很早以前，也有外來的人向我們的族人傳福音，但是大多數人都閉耳不聽，至今我們的族人大都活在自己的罪中。以後也一直有人向他們傳福音，但是成效非常小。因此，我們不再只向自己的族人傳講福音，也向全世界傳講有一位救主，世人若不悔改，不相信祂，他們將承擔自己的罪至永遠。”

西比衛聽後，鄭重地挽留李文斯頓住在他們中間，教導他和族人認識福音真理。李文斯頓寫道：“我在非洲各部落，受到各種歡迎、親切的問候與好吃的食物。我知道有人是因為我醫治他們，有人是期待我保護他們，有人想從我這裡獲得財富，有人誤以為我是提供槍械的管道，我總是小心面對這些歡迎。直到聽到西比衛的問題，我才知道這裡是真正歡迎真理的所在。我有一種感覺，這位年輕的大酋長將會是我在非洲最要好的朋友。”

(C.7)沒有神就沒有盼望

1843年6月，李文斯頓聽說附近有貝曼瓦多人，於是他離開貝克哈特拉，前往該地。前往貝曼瓦多人的村落是一段上坡路，牛車行在鬆動的砂石坡上，不斷往下滑。李文斯頓只好捨棄牛車，騎牛前往。牛的皮膚比較光滑，李文斯頓從牛背上掉下來幾次。後來，他索性下來走路，這成為他日後30多年，步行走遍非洲內陸的開始，據說他一天大約可以行走25公里。

李文斯頓一進入貝曼瓦多人的村落，就受到酋長契谷彌盛大的歡迎。這個村落約有6百間泥屋，這是李文斯頓進入非洲後所遇到人口最多的地方。夜裡，李文斯頓被一陣淒慘的哭號吵醒。原來是當地一個婦女被獅子吃掉，他的孩子和親屬在夜半痛哭，並在山谷間呼喊她的名字。李文斯頓寫道：“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絕望的哀哭，但願這哭聲不只在山谷間回蕩，也能傳到普世基督徒的耳中。這些非洲土著沒有盼望，因為人活著的時候沒有上帝，死了的時候就沒有盼望。誰肯來為他們的靈魂守望呢？”

白天，李文斯頓對貝曼瓦多人說：“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拯救。”族人都說：“我們都明白這個道理，如果耶穌是上帝，我們英勇的酋長就是耶穌。”李文斯頓聽了對他們的思考方式有所領悟。他寫道：“我現在才知道這些土著文明低落的原因，關鍵在於他們把上帝的作為與大自然的力量混為一談，拿上帝與酋長相比。這種偏差，使他們幾千年來在非洲的大地上，像野獸一樣地生活著。”

(C.8)耶穌基督終生良友

李文斯頓在貝曼瓦多人那裡住了一段時間，就離開他們前往位於東邊40公里的巴卡阿人的村落。巴卡阿人是附近土著最不喜歡接觸的部落，他們善於施毒，再把中毒的人吊死。雖然巴卡阿人毒名遠播，但因著基督的愛所激勵，李文斯頓仍然去探望他們。李文斯頓寫道：“外表兇悍是內心懦弱的掩飾，深

思熟慮後的行動才是勇敢。…良心常常自我控告的人，無法與人面對面地解決問題，所以用暗中施毒的伎倆，攻擊他人。”

李文斯頓進到巴卡阿人的村莊後的隔天，就對他們講：“耶穌所流的寶血能夠赦免我們所有的罪。”巴卡阿人立即起了疑問：“我們經常殺人，且流別人的血。這些血只能引起我們的罪惡感，怎麼會有一種血能夠赦免我們呢？”李文斯頓回答說：“這是我來這裡的目的，來告訴你們，上帝恩待我們這些不配的人。”可是巴卡阿人說：“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夜裡，一頭獅子闖進巴卡阿人的村裡。李文斯頓自夢中驚醒，看到屋外獅子的影子，立即取出步槍，沖出屋外舉槍就射，這一槍嚇跑了獅子。射擊的反作用力使腳步不穩的李文斯頓跌倒於地，手指被地上的石頭割傷。土著見他鮮血淋漓，就說：“你為了救我們而流血，從此你是巴卡阿人的朋友。”李文斯頓回答說：“耶穌基督也是為了拯救你們的靈魂而流血，更值得做你們一生的朋友。”

(C.9) 猛獅口中死裡逃生

李文斯頓決定在貝克文族中間成立一間佈道所。他聽說酋長西比衛已率領他的部落搬到瑪波塔撒。所以李文斯頓在 1844 年 1 月前往該地。瑪波塔撒是東非洲野生動物群集之處，尤以獅子最為出名。瑪波塔撒在 20 世紀中葉成為非洲最大的“獅子保護區”。李文斯頓到達該地後，發現有一頭獅子多次攻擊土著的羊群。土著們數次結隊出去獵獅，皆告失敗。獅子已在土著中間掀起恐慌，更有傳言說是因為“外來的宗教”（指李文斯頓帶來的基督信仰），使惡魔和祖先的鬼靈不高興，才用獅子來懲罰他們。李文斯頓聽到這傳言後，認為獅患將阻礙福音的工作，不能等閒視之，所以便開始行動了。

李文斯頓帶著他剛聘請的土著教師梅巴魯，兩人各拿一把來福槍前去獵獅。梅巴魯是貝克文族裡，透過李文斯頓所傳的福音，最先信主的一個土著。李文斯頓寫道：“期待過真實有用的人生，不肯再過迷糊生活的人，常是最先接受福音的一批人，他們會成為最真實的見證者。梅巴魯不在乎自己得到什麼，在乎的是給別人什麼。”

土著見到李文斯頓和梅巴魯帶槍，也成群跟去。他們最終看到在山頂上有只獅子蹲著。梅巴魯舉槍就射，子彈擊中石頭，獅子馬上逃走，土著群起歡呼，忽然石頭後又跑出兩隻獅子，土著嚇得一哄而散。李文斯頓與梅巴魯繼續前行，走向另一座山頂，他望見一隻巨大的獅子蹲坐在灌木叢下，認出這只就是下山咬死牛羊的獅子。他舉槍瞄準，射了兩發子彈，獅子劇烈搖動，顯然中彈。可是，它又坐了起來，搖動尾巴，憤怒地咆哮，作勢沖來。李文斯頓急忙低頭取子彈上槍膛，抬頭一看，大獅子已經以雷霆萬鈞之勢沖過來，咬住李文斯頓的左臂和左胸。然而，神特別施恩，李文斯頓後來寫道：“被咬的剎那，不覺得痛，也不恐懼。”

李文斯頓不支倒下，以右手架住獅口，獅口一松，他就趁勢在地上翻滾，獅子又躍起準備再咬。在這千

鈞一髮之刻,槍聲響起,10 公尺外梅巴魯的子彈射向獅子,沒有射中.獅子大聲咆哮,沖向梅巴魯,獅掌將梅巴魯撲倒後,準備咬下,突然獅子停頓一下,緩緩倒地.原來是李文斯頓所發的子彈射入獅子體內.大獅子斷氣後,土著才上來把他們兩人抬下山去.

李文斯頓與梅巴魯獵獅的英勇事蹟,很快傳遍整個南非洲.李文斯頓後來寫道:“土著教師梅巴魯成為我的生死之交,他被獅子傷得更厲害,但是他是誠心地準備要犧牲自己,以救我的生命.在療傷期間,我們兩人的擔架並放一起,他仍興奮地對每一個前來看望的人,述說整個過程.他在部落裡產生的福音功效,是最令我感謝上帝的.病癒之後,梅巴魯仍問我,有沒有更困難的任務需要他效勞的?梅巴魯後來與另一位宣教士愛德華茲(或譯“愛德華”)將福音傳給附近多個村莊,雖然我們之間的距離相隔很遠,但我們是為同一個目標,持續地往前去一何等地需要這種土著教師.”

(C.10)身上帶著愛的標誌

李文斯頓的左肩因被獅咬而一生留下深深的 11 個齒痕,並且使他左手一生都無法舉起重物.可是,自此以後,每當李文斯頓傳講主耶穌基督為人類的罪,被釘死在十架上,顯明他對人的大愛,貝克文族土著的眼光都會不約而同的看著李文斯頓的左胸.

身上在 11 個獅子齒痕,對李文斯頓非常有用.李文斯頓後來世界聞名,可是妒忌和譏諷也隨之而來.法國哲學家批評他:“傳福音給非洲土著,是敗壞他們的固有文化.”德國無神論的政客攻擊他:“傳道是伸張帝國主義的版圖.販賣非洲黑奴的波爾人辱罵他:“他是醜化奴隸販賣的人.”連英國也有大學教授責備他:“在非洲探險時還要喝茶,喝那麼多的茶葉,是一種奢侈;有時還要加幾顆糖,實在太浪費了.”李文斯頓沒有回答,他身上的獅子齒痕,讓這些攻擊他的人都感羞愧.;這些人或許頭腦很有知識,但是他們身上沒有“愛的標誌”,沒有為非洲人受傷的記號.

也有不少人給予李文斯頓讚美的掌聲.李文斯頓寫道:“掌聲會寵壞一個人,使他在意別人的誇讚.我心中也經常有控告的聲音:‘你所做的這一切,還不是為了表現你自己.’我把眾人對我的讚美,放在上帝的手中.因為讚美放在自己的心中太久,會發臭.我把內心的控告,也放在上帝的手中,因為他比我更會處理惡者對人心的控告.我知道上帝所看重的不是偉大的工作,而是以上帝為中心的事奉...多少次,我帶著探險隊在沙漠行走,沙漠裡經常沒有任何道路,前進的路在地圖上只是一片空白,嚮導常問我:‘李文斯頓先生,要往哪個方向走,才是上帝的旨意呢?’面對一片無垠的沙漠,我告訴他前進的方位,我內心的禱告是:‘願我的每一個嘗試,不論對錯,都在上帝的祝福中.’”

(C.11)結束單身漢的生活

李文斯頓傷勢好轉後,他就與梅巴魯在瑪波塔撒成立一所學校,男女兼收.李文斯頓將他們的語音造字,以教學生認識字母.首日上課來了 22 個學生,不久人數增加到 50 個,幾天之後學生只來 5 個,最後

只剩兩個。李文斯頓本來以為這種現象是因為土著孩子缺乏每天要上學的觀念，但梅巴魯指出真正的原因所在：“你應該讓教學的方法溫柔一點。教小孩又不像在獵獅子，或趕牛過沙漠。”李文斯頓寫道：“我像是一條安靜的魚，不會教孩子唱歌，又像是一根沒有想像力的木頭，不會教孩子文學造句。梅巴魯勸我，回去找一個女性的助手來。”

李文斯頓明白梅巴魯的意思，是要他娶個妻子為助手。可是要到哪裡去找一個與自己一樣，對非洲有十足奉獻心志的女子呢？他寫道：“到海外傳福音，對任何沒有心理預備的女子，是太辛苦了。”可是“耶和華以勒”，他必預備所需的（創 22:14）。李文斯頓原本打算寫份“徵婚啟事”登在《宣道》雜誌上，但他回到庫魯曼時，便發現神已預備好一位得力助手給他為妻。

1843年2月，第一個進入非洲內陸的海外宣道士墨菲特回到庫魯曼時，帶了他的女兒瑪麗。瑪麗剛從好望角大學畢業，擅長護理與兒童教育，擁有合適的專長，熟悉非洲，並有堅定奉獻的心志，最適合作李文斯頓的妻子和助手。認識了瑪麗後，兩人就墮入愛河。1844年8月1日，李文斯頓與23歲的瑪麗在庫魯曼訂婚。訂婚後，李文斯頓又趕回瑪波塔撒建造學校和婚後的新居。李文斯頓給瑪麗寫信道：“願我的一生，靠著上帝的能力與恩惠，使你對我的婚姻誓言，永不後悔。”

1845年1月2日，李文斯頓與瑪麗在瑪波塔撒結婚（瑪波塔撒在土著語的意思是“婚姻的豐宴”）。瑪麗來了之後，瑪波塔撒的學校立刻步上軌道。貝克文族的大酋長西比衛也信了主，立志實踐聖經所教導的一夫一妻制，所以便遣送他的妾帶著一些家產離開。他與妻子受洗後，成為瑪波塔撒教會的第一對主日學教師，平日也在酋長的家中舉行禱告會。

(C.12)趕走心中的大犀牛

李文斯頓在貝克文族中住久了，才發現有些慣用的詞句，非洲的土著是無法理解的，例如：“上帝的真光會照明人心的黑暗”，土著就聽不懂，因為他們搞不清“照明”的意思。過後，李文斯頓細心地觀察土著代死生活，他解釋道：“上帝的真光會照明人心中的黑暗，如同我們拿條鞭子趕出躲在草叢中的大犀牛。”土著就懂了，後來在禱告會裡，常有土著起來禱告：“求主趕走躲在我心中的大犀牛。”

李文斯頓教導土著：“耶穌的寶血將我們的心，洗得潔白如雪”，土著也聽不懂，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過雪。李文斯頓問他們：“什麼是你們當中最乾淨的？”土著討論後回答說：“那是清晨的時候，沾滿泥水的水牛由水中爬出來時，陽光照在水牛的皮膚上，所反射出來的閃亮光芒”。李文斯頓認為這是貼切的形容方式，後來土著的禱告就有：“求耶穌的寶血將我們的心，洗得像由水中爬出來的水牛皮膚，在陽光底下那麼的潔白。”

李文斯頓又教他們：“魔鬼不能控告上帝所赦免的人。”土著又不懂“控告”與“赦免”，因在他們的詞彙裡沒有這種用詞。李文斯頓想盡各種方式解釋，土著才說：“這好像河邊風大的時候，別人怎麼

罵我,我都聽不到,因為我耳中聽到的只有風聲。”李文斯頓認為這個解釋真是太貼切了.後來土著禱告道:“上帝啊,赦免我們,因為你的赦免像是河邊的大風聲,以致其他控告我們的聲音都聽不到。”

(C.13)紮根於真實的真理

李文斯頓寫道:“福音要在非洲紮根,關鍵是要傳遞上帝真實的真理,有些人來信勸我不要再傳講上帝愛世人與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信息,只要用西方的救濟品,或用醫術治病,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到教會.我堅信非洲土著是人,不是野獸,他們有心靈,能分辨善惡,對永生有盼望,能夠聽明真理.雖然信主耶穌的人不多,但是有耳可聽的人會聽,有眼可看的人會看,純正真理不需要救濟品或醫病來延伸,否則他們會依賴這些,而不會靠著上帝.我一生寧願做個傳遞真理的加爾文主義者,也不做個取巧的人.否則,有一天他們會恨我們.依賴人的救濟,末了只會敗壞人.若要靠西方救濟,倒不如讓非洲土著活在原來的環境中.”

(C.14)上帝擦乾我的眼淚

李文斯頓這般立場和堅持,使他遭受不少責備.1845年後,外界的奉獻大大減少,李文斯頓在瑪波塔撒的教會、學校、醫院,與續聘土著教師,每個約大約需要 100 英鎊.李文斯頓寫道:“再多的控告與中傷都不會跟到天國去,上帝會平靜我的歎息,擦乾我的眼淚.”後來非洲內陸的福音,就是由“瑪波塔撒佈道所”傳播出去.神較後也興起許多宣道士前來非洲宣道,使到李文斯頓一生走過的地方,以前從未聽過福音,現在卻約有兩億名基督徒.

第一次的非洲探險(中)

(D.1)宣道擴展民間教育

瑪波塔撒是東非洲林波波河(或譯“淋波波河”)的水源地.李文斯頓在那裡開始了“瑪波塔撒佈道所”(1843年),成立一所學校(1844年),也與墨菲特的女兒瑪麗結婚(1845年).1847年,瑪波塔撒的兩下得太大,貝克文族的酋長西比衛決定另尋有水的地方居住.根據沙漠裡土著的傳說,淋波波河的北端有一永不枯竭的水源,位於克羅本.西比衛就帶著族人前往該處,李文斯頓夫婦也一同前往.

到了克羅本,李文斯頓帶領兩百多個土著首先加深河道,建築水壩,又建造房屋、學校、住家和教堂.此外,他也與土著翻土撒種,栽種玉米和南瓜等.瑪麗除了教書,也教土著婦女如何育嬰,以及保持居住環境的衛生.不久,克羅本小學的人數多達 80 人,李文斯頓繼續設立較高的學制.他發現當地的鐵礦多,便開設“礦物學”,吸引了很多土著前來修課.他也接著開辦“昆蟲學”、“工具學”等.克羅本學校的人數不斷增多,李文斯頓又興建學生宿舍,提供遠方的學生居住.李文斯頓也請學有專精的

宣道士(宣教士)前來協助。120 年後,非洲中南部有個新的國家成立,即“博茨瓦納共和國”(或譯“波筭那共和國”),首都設在嘉柏隆里(或譯“加波尼”),此處就是早期的克羅本,至今李文斯頓夫婦所建的克羅本學校仍是中南非洲的教育中心。我們在此看見基督信仰的宣道事工如何促進民間教育的發展。

(D.2)大型教會引致危機

此外,參加教會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單在酋長西比衛家中的禱告會,就固定有 120 名土著參加。李文斯頓寫道:“我的心中一直充滿將教堂越蓋越大的意念,這種心思意念需要被上帝煉淨。於是我將教堂建造成隻適合 50 人聚會的大小,因為人太多,非洲的天氣會使人昏睡;而且組織太大,人力都花在開會、協調,擬定偉大計畫的漩渦裡。故此,李文斯頓建造的教堂,參加人數都少於 50 人,一旦超過 50 人,就另外建立分堂。李文斯頓寫道:“將基督徒分出去,是傳福音到外地的最佳方式。”對於傾向把教堂越蓋越大,把人數都集中一處的教會,李文斯頓以上的話決不容忽視。

李文斯頓也推動國外教會長期奉獻,支持土著教師或土著宣道士。某日,他經過波爾人的邊境,看見地上躺著一個垂死的奴隸與一個哭泣的小孩。他知道這是波爾人處置重病奴隸的方式之一。他動了憐憫的心,將這垂死的黑人與小孩帶回克羅本。蒙神恩典,這個土著的身體逐漸康復,聽到福音後,就成為基督徒。他能講一口流利的波爾語與葡萄牙語,可能是在當奴隸時學的。他從來不透露自己來自哪個部落,也不說自己的方言。李文斯頓問他的姓名,他回答說:“我的名字叫保羅。”“沒有姓嗎?”李文斯頓問道。“是的。”保羅答道。“你為什麼給自己取名叫保羅呢?”李文斯頓繼續問道。“因為我以前活在黑暗的地方,曾經是罪惡之子。如今,我轉變成為上帝的兒女,一生願像保羅將福音傳出去。”這位名叫保羅的土著後來竟成為 19 世紀非洲內陸聞名的佈道家。保羅離世後,他的兒子以賽亞接下父親的棒子,把福音傳遍中非洲。這對土著教師的福音事工與生活費用,皆由差派李文斯頓前來非洲、遠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小教會——漢密爾頓教會——長期奉獻支持的。針對此事,張文亮博士貼切評論道:“上帝的偉大事工,與教堂人數的多寡,真的關係不大。”將來在基督的審判台前,我們會驚訝許多不起眼的“可憐小教會”所做的貢獻,比其他“超級大教會”來得更多、更有價值!

(D.3)機智面對土著巫師

克羅本裡有位名叫默里莫的巫師。此人是土著裡最大的巫師,所有土著都怕他,卻要恭奉他,連大酋長西比衛都對他畏懼三分。面對這位長相醜陋的巫師,李文斯頓寫道:“他長髮披肩,滿臉皺紋…。當土著圍攏過來時,他指著我說道:‘你從那麼遙遠的地方來,為什麼盡說一些我們不關心的事?’我答道:‘你經常在這裡教導人,為什麼不教導人上帝與永恆的事?’他說:‘我就是上帝’。我平靜地回答:‘難道你從未想過你這說法的正確性?難道你從未考證這種說法的來源?’他對於土著的生活、恐懼、不安、古老習俗,瞭若指掌,但是說到有關永恆的題目,所講的就像吹在空中的泡沫,空幻不實在。他講完後,又回頭問我:‘你能讓雨降下來嗎?’我回答:‘我不會,但是我願意作你的學生,跟

你學習使雨降下來的方法。’ ”

這就是李文斯頓的智慧,使得大巫師敵對的態度急轉直下.大巫師要求一張狐皮作入門費,李文斯頓付了三張.大巫師的壓軸好戲是祈雨.首先,他在一大堆的獸骨上點燃大火,焚獻兩隻公牛,再燒一大堆的草藥和樹葉.巫師口中念念有詞,煙灰不斷上升,果然在高空冷卻成一朵烏雲.大巫師越燒越多,烏雲的面積也逐漸擴大,假如這時高空的氣溫夠低,就有下雨的可能.正當大巫師洋洋得意時,突然吹來一陣大風,把那朵烏雲給吹散了.大巫師氣得指著李文斯頓罵道:“都是你,才讓風把雨吹走的!”李文斯頓沒有答辯,所有土著笑成一團,哪有老師變不出把戲,就罵學生的?”大酋長西比衛說:“從今天起,我不再吃大巫師所謂的任何草藥,只要單單祈禱,依靠真正的上帝.”李文斯頓卻立刻平衡他說:“真正的信心是上帝賜給人心中的亮光(譯者注:意思是信心像亮光般在人生道路上指引方向,照亮前程,引導人邁步前進;換言之,信靠上帝是人生旅途上最重要的事),但是祖先所流傳下來的藥材,有些還是應該保留的.”事後,大巫師參加聚會,聽到聖經指出了末後,還有上帝對人的大審判.他嚇得混身發顫,匆忙離去,再也沒有回到西比衛的部落了.

(D.4)踏入卡拉哈裡沙漠

李文斯頓初抵南非好望角時,聽說卡拉哈裡大沙漠並非遼闊無際的一片沙土,傳說在沙漠北邊有個恩加米湖,但從來沒有外人抵達那裡.為了把榮耀的福音傳給那裡的人,李文斯頓決定進入卡拉哈裡大沙漠.1849年6月1日,李文斯頓準備妥當,同行的有25名貝克文族的土著與探險家奧斯維爾.耶和華以勒!神深知他僕人李文斯頓的需用,特別預備了奧斯維爾與他同行.奧斯維爾也把他的助手默里(另譯“墨雷”)與牛車、馬車、獵狗一同帶來,並負擔前往鄒迦河與恩加米湖探險的一切費用.這一切證實人只要為神的榮耀,按神的旨意,以神的方法來做神的工作,就不缺神的供應.

李文斯頓剛進入卡拉哈裡大沙漠,便遇到世上特殊的人種—布須曼人(或譯“布希曼人”).他們身材矮小,皮膚呈黃棕色(非洲一般土著的皮膚是黑色的),扁平的鼻子,粗厚的嘴唇,螺旋型的髮型.布須曼族人的語音裡,有用牙齒咬合發出的聲音,可說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發音法.由於外族人難以在卡拉哈裡大沙漠生存,所以3萬個散居在這大沙漠裡的布須曼人是最清楚如何在絕地求生的人種.李文斯頓的探險隊後來能多次進出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沙漠叢林,乃是因為神在他的探險隊中預備了布須曼族人作嚮導.

布須曼人居住的環境晝夜溫差很大,許多人得了風濕病.他們的食物非常辛辣,導致胃病是他們當中常見的病.李文斯頓在他們當中行醫的消息傳開後,立刻有許多布須曼人從附近地區湧至.替他們治病給李文斯頓提供學習他們語言的大好機會,李文斯頓寫道:“布須曼人有高度的忍耐力,有時我替他們切割手腳上的腫瘤,他們連哼都不哼一下,他們自稱是不會哭泣的種族,認為只有小孩子才會哭泣.但是晚上,我與他們聚會時,講道給他們聽,他們感動得用雙手捂著臉哭.有一次,他們集體沖出去,全都到外面痛哭,我想我可能說錯了什麼,他們明天大概不會來了.沒想到,隔天夜裡來聽道的人群更

多,我才知道聖靈在他們心裡大大的工作,他們的行為也有改變...,原來那古老福音的真理與大能,又重顯在這非洲的原始村落中。”

(D.5)為了福音孤注一擲

探險隊繼續向卡拉哈裡大沙漠邁進.大地像是一盤被烤焦的豆子,一望無際的沙,連最有經驗的布須曼響導也不太確定路程.地面非常鬆散,有些地方一踏下去就深及膝蓋,牛車的輪子也經常陷入沙中,還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將輪子推出沙坑.缺水使人疲乏,疲乏使人想睡,睡著的人就面臨喪命的危險.他們也多次瀕臨因無水而渴死的邊沿.他們千辛萬苦,走了多日,布須曼響導竟然道出一段令人沮喪的話:“大沙漠可能才走了一半,現在還有返回的機會.再往前走,等到後悔想返回就來不及了.結局只有到達目的,或是死在沙漠中.”

李文斯頓寫道:“探險像是一場賭博,在關鍵時刻必須決定是否要孤注一擲.誰不想退回安全之地?誰不想留在熟悉之處?疲憊、乾渴,前途茫茫,不知還要走多遠.但是我若不繼續前往,內陸的土著,什麼時候才能聽聞福音?在瀕臨絕望的時候,我的心為何仍然燃燒著關心土著心靈的烈火?我的主啊,難道你要將一個近乎絕望的人,差到絕望的人群中去傳福音嗎?當我決定把我的一生押注在基督的身上,我才發現自己剩下的籌碼實在太少了.上帝啊!求你悅納我僅有的.”李文斯頓毅然下令探險隊開拔,向沙漠邁進.

(D.6)缺水危機顯露人性

對這支探險隊而言,水是無比重要.每個隊員都必須節省地喝每一滴水,李文斯頓寫道:“除非極度的缺水,否則難以體會水的價值.所有掩蓋在道德、倫理、品德之下的人性,在極度口渴時,都會赤裸裸地顯露出來,許多人甚至為了爭一滴水而傷害別人.我曾經喝過滿布昆蟲的水、污濁的水、犀牛小便過的水池、上面飄浮著水牛糞便的水,在乾渴的時候,這些水喝來都很可口.”多年來,李文斯頓喝了這麼多的髒水而不生病,真是上帝奇妙的保守.

某天晚上,一個隊員喝了水桶裡的水後,忘記關好水桶的開關.隔天上午發現時,水桶裡的水全漏光了.其他隊員已經三、四天滴水未進,他竟把水都漏光.怒氣衝天的隊員們把這個粗心的土著團團圍住,要將他置於死地.這個可憐的土著跪地求饒,眼淚直滾而下.李文斯頓在隊伍前聽到哀求聲,立即趕到,正好看到其他隊員準備動用私刑.李文斯頓站在這個哀求的土著身旁,對著眾人大聲說道:“你們每個人的家裡,都有媽媽在等你們回家.現在若把他殺了,你們的媽媽將來會快樂地看到你們凱旋回來,他的媽媽卻將何等地難過,因為你們將她的孩子殺了.想想自己的媽媽,想想他的媽媽.”一想到媽媽的期待,大家的心都軟了.當他們一放下手中的武器,就聽見布須曼響導修伯興奮地在前面大叫:“水!水!找到水了!”找到水坑是件快樂的事,然而,喝夠了水還是要離開水坑向前邁進.

(D.7)成功找到恩加米湖

1849年8月1日,經過兩個月漫長的步行,走了5百多公里,有個隊員發現前方有個女人,大家蜂擁沖上前去,攔住那女人,向她討水.這女人講的是一種大家從未聽過的語言.李文斯頓叫大家安靜一點,並耐心地表示“大家口很渴,需要喝水.”.女人明白他的意思,帶領探險隊走了一段10多公里的路,到達了一個大水坑.李文斯頓發現水坑的一邊是一條巨大的河流,他們終於抵達鄒迦河了!李文斯頓較後會見當地的土著——巴可巴族,並向他們借船繼續上溯,結果在神的保守下,成功到達了傳說中的恩加米湖.

恩加米湖的北邊有條河流名叫奧克萬戈河.李文斯頓聽說河的北邊有一個更大的部落——馬可洛洛族.李文斯頓立志要把福音帶給那裡的土著,所以探險隊再度上溯恩加米湖,果然在北邊找到了非洲第三大河——奧克萬戈河.探險隊較後在湖邊找到一條約1百公尺寬的多加河,可以進入馬可洛洛族的村落,可是當地的土著不敢進入,連木船也拒絕外借.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李文斯頓準備跳下多加河,一直遊到對岸去.奧斯維爾拉住他,原來多加河裡鱷魚滿布.李文斯頓相信神的時間未到,便決定與探險隊折回克羅本,做更充分的準備後再來.

(D.8)第二度前往鄒迦河

當探險隊背著鄒迦河邊的象牙回到克羅本時,村落裡的人都興高采烈地出來迎接.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歐洲,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為此贈送22枚金幣給李文斯頓,“皇家地理學會”頒贈金質獎給李文斯頓和奧斯維爾.可是與英國敵對的葡萄牙政府氣急地下令封鎖卡拉哈裡大沙漠邊境,不得再有外人進入,波爾人也恐嚇大酋長西比衛不得接待李文斯頓.李文斯頓不為這些屬世的獎賞和美譽動心,也不因政治強權的阻撓和威脅後退.他所切切關注的,是福音的事工和土著的救恩.所以李文斯頓回到克羅本後,就寫信向“倫敦宣道會”呼籲,差派更多的宣道士前來非洲,因為鄒迦河附近是一片從未聽過福音的禾場.

1850年4月26日,李文斯頓、大酋長西比衛、庫魯曼響導修伯、20名貝克文族探險隊員,加上李文斯頓的妻子瑪麗與3個孩子——3歲的羅伯特、2歲的艾格尼絲和1歲的多馬——第二次前往鄒迦河.李文斯頓期望在鄒迦河畔成立佈道所,他寫道:“我的福音策略是先有個固定的圓心.就可以依著不同的半徑,將福音像圓周般地傳出去.佈道所是圓心,土著教師是半徑,畫出去的影響距離是聖靈的工作.”李文斯頓一生最喜愛的經節是羅馬書1:16:“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此乃上帝的應許,亦是聖靈的作為,這成為李文斯頓非洲探險的最大動力.

(D.9)喪失女兒沉重打擊

經過多日風塵僕僕的路程,李文斯頓的探險隊終於抵達鄒迦河.他們抵達時,水位已經比第一次來時

淺了 1 公尺。李文斯頓的孩子們很快樂，跳入水中玩耍。李文斯頓沒注意到乾季水淺時，蚊蟲滋生，傳染病容易流行。不久妻子和孩子都病倒了，探險隊只好折回。在歸途中，瑪麗產下一個女嬰，但不久便夭折了。這對李文斯頓是何等沉重的打擊。

回到克羅本，心情沉重異常的李文斯頓寫道：“如果要做宣教士(宣道士)，就留在克羅本，不要一直火熱地往北邊走。如果想做探險家，就不要留在村落中傳福音。我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我知道在未知之地探險，比在土著中傳福音會獲得更多名聲。但是真正的未知之地不在地理上的探險，而在尚未得聽福音的人心上。”他又掙扎地寫道：“如果要在政治上幫助土著，應該回到英國去呼籲。一個人如何對抗波爾人。但是離開非洲，我又會掛念土著的信仰了。”“如果我要做一個好父親，就應該常留在家，既然常常需要外出，起初就不該結婚生子。主啊！也許我的一生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期望，我也分不清自己到底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就像一個搞不清自己是哪一軍種的士兵。但是，我認識我的總司令。”

(D.10)第三度前往鄒迦河

1851 年初，土著紛紛出去觀看一個奇景，原來奧斯維爾從好望角買來一艘鐵殼船，用串起來的牛車將船由海邊運到沙漠。奧斯維爾認為這艘船能幫助李文斯頓尋找傳說中的馬可洛洛族。李文斯頓決定再度起程，瑪麗堅持要帶三個孩子同行。李文斯頓寫道：“再度帶著妻子與孩子前往瘟疫流行的內陸，是非常冒險的事，但是對一個與耶穌同行的人而言，人生就是一場接一場的冒險。臨行前孩子問我，我們還會活著回來嗎？我的心好痛，我無法確保安全，但是相信上帝會保守、祝福我們，直到我們見他的日子。”探險隊的老隊員又歸隊了，這次載著一艘船，第三次邁向卡拉哈裡大沙漠。1851 年 4 月，探險隊抵達鄒迦河，北上恩加米湖，再換由沙漠載來的鐵殼船，成功地越過鱷魚滿布的多加河。

6 月 8 日，探險隊遇到這次探險中最艱難的一段路程——一望無際的蘆葦林。李文斯頓寫道：“蘆葦林緊密的連鳥都飛不進來，大家拿刀邊砍邊走。”走了 3 天仍未走出蘆葦林。突然大家發現走在隊伍前端的布須曼響導修伯不見了。大家都急了起來，不知所措。李文斯頓認為走出蘆葦林最好的方法是走到水邊，在視野較佳之處，或許可以找到前面的路。可是在茂密的蘆葦林中，根本看不到河流。忽然不遠出現一隻犀牛，這證明附近 1、2 公里內有水域，探險隊小心翼翼地跟在犀牛後面，犀牛龐大的身軀也為後面的人開出一條便道。不久探險隊走出蘆葦林，到達瑪貝克河邊，並發現修伯正坐在河邊因走失而自責。李文斯頓沒有責備他，因神已在危急中提供犀牛作響導。

1851 年 6 月 13 日，探險隊遇到水流浩大的邱其河，河邊蚊蟲很多。這一次，李文斯頓吸取上回的經驗，下令終夜燃燒雜草驅蚊。隔天，他們砍下河邊的樹木製成獨木舟渡河。6 月 24 日，探險隊終於抵達馬可洛洛族的村落，並且見到傳說中的大酋長瑟必多安。李文斯頓以南非語與年老的大酋長交談。李文斯頓寫道：“他是一個有愛心與智慧的人。”當時，老酋長已染上肺病，眼看在世之日不多。他問李文斯頓：“人死後還有什麼盼望呢？”李文斯頓說：“把心放在上帝的手中，就有盼望。”7 月 6 日，老酋長病

逝,李文斯頓為他痛哭,並傷心地寫道:“8年前,我為什麼不早一點來呢?”

(D.11)發現內陸的淋楊地

探險隊再向北走,不久遇到另一個廣大的沼澤地淋楊地.李文斯頓根據天文觀察,發現淋楊地正是非洲內陸的中心點.他認為淋楊地可能是走出非洲內陸的最佳據點,只有走出非洲內陸,才能喚醒普世對非洲內陸的注意力,進而廢除非洲內陸奴隸販賣、疾病叢生、生活貧困等等的問題,同時也為宣道士開拓一條進入非洲黑暗內陸的捷徑.

李文斯頓記下他的禱告:“主啊,我奉獻自己成為一個傳福音的敢死隊員,期待給非洲內陸的人們一個更好的未來,願上帝悅納我的事奉.與上帝在非洲內陸同行,是我一生最大的榮耀.”8月13日,探險隊南返.1851年9月15日,李文斯頓的妻子瑪麗沿途生下第5個孩子.在神的帶領和保守下,探險隊平安回到克羅本,李文斯頓一家繼續南下,到了庫魯曼,並於1852年3月16日,南下好望角.

(D.12)與妻兒離別的傷痛

1852年4月23日,李文斯頓的妻子瑪麗帶著四個孩子,搭船離開好望角,返回英國.船離開後,李文斯頓寫信道:“親愛的瑪麗,我多麼的想念你與孩子們,過去許多美好的影像繞在我的腦海,你的溫柔與體貼是我人生最大的祝福,使我每個思念充滿甜蜜.過去,多少個在烈日下幾乎被烤焦的日子,我依然笑得出來,是因為回家一開門,就可以看到你微笑的臉.我相信,我們還會再見面,如同在瑪波塔撒的日子.我發現真正的愛,會除去所有不好的雜質.我並不是一個容易表達感情的人,但是與你生活的日子愈長久,愈發現愛可以更深更遠.”

5月18日,李文斯頓又給女兒艾格尼絲寫信道:“親愛的艾格尼絲,這是我給你的信,當媽媽念給你聽時,就像我親口在對你說一般.當你坐著大船離開時,我仍在好望角,還在找新的牛只前往馬可洛洛的部落,你可能還記得村裡的西坡尼與美瑞益給你珠子玩,喂你喝牛奶與蜂蜜.有一段時間我們將不能再見面,我很難過,我將你放在耶穌——你最好的朋友——的眷顧中.祂仿佛在天上,卻最接近你,當你向祂禱告,或向祂說一些悄悄話,祂都會傾聽.你是祂的小孩,所以你若有不好的想法,告訴祂,祂會赦免你,你會知道祂是愛你,為你捨己.愛你的媽媽、兄弟,不要像個壞小孩咬他們,耶穌不喜歡你做個壞小孩.”

(D.13)波爾人的威嚇無效

1852年6月8日,李文斯頓離開好望角,再度向非洲內陸挺進.他新買了一輛牛車與18只牛.除了負起傳福音給內陸土著的使命,他這次還擔負觀察非洲內陸天文的責任,所以臨行前,皇家天文臺的科學家瑪克立爾幫他校準天文觀測儀.1852年9月20日,李文斯頓抵達克羅本,發現波爾人為了成立“德

蘭士瓦共和國”(或譯“特蘭斯瓦爾共和國”)而與附近土著部落展開激烈爭戰.他們也攻擊酋長西比衛所帶領的貝克文族.不久,雙方停火,也訂下互不侵犯條約,但是波爾人下令:“只要李文斯頓離開克羅本北方,格殺勿論,他在沙漠中行,騎兵隊也會去攻擊他.因為李文斯頓畫的路線圖,洩露了波爾共和國的國家機密.”但政治軍事的阻嚇並不阻止李文斯頓為傳福音而前往非洲內陸的決心.12月14日,李文斯頓和一小組人冒生命危險離開克羅本,向內陸挺進.

1853年1月15日,李文斯頓進入卡拉哈裡大沙漠,為了防躲波爾人的騎兵隊,他轉換新路而行.不久,探險隊抵達了大沙漠中的一個小綠洲,那裡住的是波特拉那瑪族人.李文斯頓向他們討水喝.夜間,李文斯頓在營火邊講道,土著一臉冷漠.講完,他跪下禱告,土著東張西望,以為李文斯頓的上帝出現了.他們發現上帝沒有出現,就哄然大笑說:“這個人對看不見的上帝禱告.”李文斯頓沒有辯駁,禱告完後,他站起來,唱起詩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波特拉那瑪土著的笑聲安靜下來,不久他們流下一滴滴的眼淚.看來,聖靈在他們心中作感動的工作了.

(D.14)倚靠上帝絕地求生

1853年3月28日,探險隊終於到達邱其河邊,可是大家的臉色都沉了下來.洪水在這裡淹成一片汪洋大海,馬可洛洛族的村落也都不見了.因著疲憊和失望,再加上傳染病流行,探險隊員都生病了.布須曼響導一直吵著要走,李文斯頓給他許多禮物,力圖挽留他.某天上午,他還是逃走了,從此再也不見他的蹤影.為了繼續前進,李文斯頓只好仰望神,自己開始擔任響導.

他學習布須曼響導的方式,每到一處就爬上最高的樹,向前遠眺,留意前方不同野獸走過的痕跡,借此找到休息一晚的樹穴或山洞;走路時則注意四圍的動物叫聲,分辨附近有無危險動物的埋伏;划船時則注意水底有無河馬隱伏,水面有無大蟒蛇遊近的漣漪,水的前方有無水獺築起的木頭,水後若有氣泡漂來,那代表洪水將至;在搭棚方面,寒冷時將帳棚搭在向陽之處,炎熱時則搭在背陽之蔭.

雖然如此,路程依舊危險重重.某次,探險隊渡河時仍遭一隻大河馬翻覆獨木舟.河馬不吃人,可是人一掉入水中,河裡的鱷魚便迅速地遊了過來,幸好探險隊員即時爬上了船,保住生命.擔任探險隊的響導除了要有高度的警覺之外,還需具備樂觀的信心.李文斯頓寫道:“一個相信上帝的人,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他會生病,但他有上帝的保守;他會遇到困難,但是他有上帝的恩典陪伴;他會遇到打擊,但是他有上帝豐富的供應.”不過,有上帝的人並非超人,李文斯頓誠實地寫道:“想家、想孩子們,夜裡常夢見滿桌的大餐.”在神的保守下,5月22日,李文斯頓的探險隊終於抵達淋楊地,遇到幾個正在水邊巡邏的馬可洛洛族土著.這些土著驚訝不已,說道:“從來沒有人能在洪水之時到達這邊,你們是像鳥那樣飛過來的嗎?”

(D.15)進入黑夜的考驗期

住在淋楊地的馬可洛洛人約有 6、7 千人,此乃李文斯頓踏入非洲後所接觸的最大部落.李文斯頓抵達時,受到英雄式的盛大歡迎,不過他的心情卻落入穀底.他染上了進入非洲 12 年以來第一場的熱病.他寫道:“也許這裡是我的葬身之地,也許我再也沒有機會看到瑪麗與孩子,沒有機會更多認識這個美麗的世界.對非洲內陸的認識,我只像個剛認識第一個字母的小孩而已.耶穌是我的盼望,他卻好像隱入雲中,像進入幔內地離我而去.我懷疑過去能走這麼長遠的路途,是因為我有經驗?有能力?還是你(主耶穌)的引導?我的心靈為何搖擺不定,我的身體為何力氣全無?我仍聽不到你的一點安慰之語?難道我就此永遠落在這滿溢的憂鬱裡?噢,耶穌,只要你的隻字片語,我就可以重歸平靜.願你使我的心靈重歸平安,求你再一次用你的愛激勵我,為了你的榮耀接受我,並更多使用我一點…” 五個星期的重病後,神對李文斯頓信心的考驗期過去了,李文斯頓蒙神醫治,逐漸康復,重享主愛的甜蜜.

(D.16)靠聖靈大能的講道

李文斯頓在身體漸愈後,便努力學習馬可洛洛語,並傳福音給周圍的人.他一方面努力要尋找進出非洲內陸的最佳通路,期待能在經濟、政治上改善土著的生活,並拯救土著脫離為奴的深淵.另一方面,李文斯頓也將福音傳給他所接觸的每一個人,因為若不是福音改變人的內心,制度方面的改變不過是短暫的.

李文斯頓第一次在星期日招聚會眾聽道,沒料到竟來了 6 百人左右,且是一早就來.李文斯頓準備講道前,土著先在廣場擊鼓跳舞約 30 分鐘之久.李文斯頓寫道:“這是土著的習俗,我尊重這舞蹈,雖這舞蹈並非以西方傳統的方式表達,他們是大地上自由的兒女.”李文斯頓接著講了 20 多分鐘的“天父的眷顧”,他的講道內容已不是知識的思考斟酌,而是踏實走過非洲 12 年來生命的體驗,滿有能力地成為聖靈在人心做工的導管.據說 30 年後,其他宣道士重臨此地,發現年老的土著仍要求宣道士講“李文斯頓式的講道方式與內容”.由此可見,雖然李文斯頓之前在接受神學教育期間,成績最差的就是“講道學”,但靠著聖靈的大能,口舌不靈的李文斯頓在非洲的講道所釋放出來的能力卻是何等巨大、所存留的能效實是何等深遠!正如主所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也參林前 2:4).[1][19]

第一次的非洲探險(下)

(E)第一次的非洲探險(下)

(E.1)臉厚過犀牛皮的人!

李文斯頓寫道:“馬可洛洛人沒有歷史,他們當中最年長的人,只記得到祖父的時代.他們沒有文字的記載,沒有古代雕刻的流傳.他們最誇耀的是打獵.跟他們出去打獵時,看他們身穿淺色戰袍,頭上綁

插著飾毛,代表不同的身分.…170 人前進時,有的騎牛、有的騎馬、有的跑步。”

李文斯頓發現外族人看到馬可洛洛族人,轉身就逃.原來馬可洛洛族戰士殺人的方式非常殘忍,並且好戰.李文斯頓過後在講道時,經常提及每個人的生命在上帝面前都是可貴的.不久,鄰近的雷邱拉第比族嘲笑新任的馬可洛洛族大酋長塞契雷都年少不懂事,塞契雷都聽了怒火中燒.李文斯頓勸他保持和平,塞契雷都聽取他的勸告,送對方 10 頭牛,對方還送 60 頭羊,又恢復了和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 5:9).

1853 年 11 月 11 日,探險隊再次出發了.臨行前,他寫信給英國的父親:“願上帝恩待我,能為這黑暗之地的百姓,做一些事情.”他也寫信給岳父:“我若不是為(非洲)內陸找一條出路,就是死在路上”.擺在他面前的,是未知的道路、未知的危險、未知的疾病,只有主愛的激勵、勇敢的信心、堅強的毅力,才不會在這些危險困難面前後退.馬可洛洛族稱勇士為“臉比犀牛皮更厚的人”,他們不因任何的狀況而變臉色.由 28 個“臉比犀牛皮更厚的人”(意即“勇士”)組成的探險隊,向東北方邁步前進.

(E.2)橫越西非之探險記

探險隊首先沿著邱其河北上.本來預計三日的水路,一開始逆流而上就劃了七日,到了塞卡何西高地,這裡水勢湍急,就改走陸路.李文斯頓本想立即前行,可是當地的土著要他講一篇道才走.李文斯頓寫道:“我發高燒,又很累,但是看到這些人渴慕真理,火熱的心擊退了我身體的軟弱,我剛強地講下去.探險隊首先沿著邱其河北上.本來預計三日的水路,一開始逆流而上就劃了七日,到了塞卡何西高地,這裡水勢湍急,就改走陸路.李文斯頓本想立即前行,可是當地的土著要他講一篇道才走.李文斯頓寫道:“我發高燒,又很累,但是看到這些人渴慕真理,火熱的心擊退了我身體的軟弱,我剛強地講下去.感謝主,給我一副能在野外大聲宣講的喉嚨.” 1853 年 11 月 30 日,探險隊抵達“苛尼瀑布”.瀑布邊是尼瑪塔村.居民跑出來邀請李文斯頓講一篇道後才走.李文斯頓對這種邀請從不拒絕.

1854 年 1 月 7 日,探險隊進入巴路巴厘族大酋長的村落,四圍立刻擁上許多舉槍威嚇的土著戰士,李文斯頓面如堅石地往前直行,直走到大酋長新第面前,向他解釋探險隊是為和平而來,前往的目的是找到近海的道路.新第禁止他們前行,探險隊只好留在那裡過夜.半夜,大酋長新第派人來叫醒李文斯頓,把他領到森林的一個空曠處.新第緩緩的出現,低聲道:“神靈已經告訴我了.”李文斯頓立刻回答:“那是你自己的意思.”新第說:“你可以向前走,不過今夜你要給我們看會移動的影子.”李文斯頓曉得新第的意思,他跑回營地取出幻燈機.

幻燈機是用蠟燭作光源,將影像投在紙上.幻燈片的內容是聖經的介紹,李文斯頓便放映邊講解,直到凌晨.李文斯頓後來寫道:“傳福音的人,仿佛是流自上帝園中的水流.哪裡有上帝的同在,就往那裡流,但是水流無法知道自岸邊取水來喝的人有多少.只要有機會,我就撒出福音的種子,像這種深夜被叫去傳福音的機會,是無法再來一次的.” 1 月 22 日,李文斯頓和探險隊再往前行.

(E.3)寧願為自由而犧牲

3月4日,探險隊進入非洲最冷酷與殘忍的契波克族人的疆界.李文斯頓先照慣例,在邊界等候,並派人送禮物進入村落.酋長首先表示歡迎,隔天卻要他留下所有的人、車和牲畜.李文斯頓斷然拒絕,當天下午,探險隊發現營地的四圍已被持著武器的契波克族土著包圍.馬可洛洛人立刻拿起武器,站在李文斯頓的四周,李文斯頓將他的雙管手槍放在膝蓋上,靜靜地坐在地面.李文斯頓寫道:“這些容易動刀動槍的人,其實內心懦弱似小雞.我如果轉身而逃,契波克族土著一定撲殺過來,最好的方法是靜觀其變.”

對方突然叫囂:“投降吧!你們只有20幾個人,也只有5把槍.”且不斷持續地怪叫.李文斯頓依然冷靜,並說:“叫你們的酋長出來對話.”酋長和幾位長老在人群中出現.“我們做了什麼事,值得你們這樣對付我們?”李文斯頓問道.“你踩到我們的土地時,驚動我們的土地之神.”酋長答道.“我們不是送你們一隻牛嗎?”李文斯頓沒有去辯論土地之神的真偽,他知道偶像是他們貪婪之心的藉口.“一隻牛不夠!我們要你留下幾個人來,作我們的奴隸.”酋長說道.“不行,我們是自由的.”李文斯頓回答道.“把槍留下來.”酋長在討價還價.“不行,不能幫助你們為惡.”李文斯頓正回答的時候,一個契波克土著從李文斯頓後面沖上來,舉刀欲砍,李文斯頓迅速轉身,拿起雙管手槍對準他,土著嚇得倒退回去.酋長知道眼前這群人不易對付,結果取了李文斯頓所給的一些珠子和一件衣服後,便知難而退地離去.

李文斯頓後來寫道:“契波克土著的行為是可以瞭解的,他們已經習慣由過境的奴隸隊伍中,取一、二個奴隸作過路費.奴隸捕捉不僅不人道,也敗壞了土著的道德.我儘量冷靜避免流血爭執,必要時我們也會爭戰,我寧願為自由而亡,也不願任何隨行的土著淪為奴隸.”探險隊在契波克族的領域內,不斷地有槍矛自森林、草叢、水邊射出來,李文斯頓冷靜地避開一切攻擊.他只要發現身旁的動物突然靜止,就會分外謹慎.若是有成群的土著衝殺過來,李文斯頓就拿槍對準他們,顯示殺他們是何等容易的事,然後把槍舉向天上,大聲說:“我敬畏上帝.”

4月7日,探險隊到了契波克族的邊界昆勾河.5月31日,探險隊終於抵達海邊的魯安達.馬可洛洛土著第一次看到海洋時,驚訝地跌坐在地上,他們以為走到世界的盡頭了.魯安達是英國的軍港.1833年,英國議會通過廢除奴隸制度時,就派駐軍檢查過往船隻有無運載黑奴.當時有海軍將領加布裡埃爾(另譯“加百列”),率領3艘巡洋艦的官兵駐紮此地.

(E.4)是因著主耶穌的愛

探險隊成功由非洲內陸走出的消息,立刻轟動歐洲.加布裡埃爾對探險隊員的精神非常敬佩,欲給予他們英雄式的款待,而且吃住全都免費.李文斯頓卻反對,他認為:“人應該親手做工,賺取所需,過多

的福利,只是敗壞土著。”他替土著申請在海軍裡擔任臨時工,賺取薪水。土著下班過後,還要上李文斯頓為他們籌辦的“夜間部學校”。李文斯頓認為所有自由黑人,皆該受教育,他還為他們設計紅藍色的制服、帽子和羊皮外套。

“李文斯頓先生,你現在所站的地方,是由非洲回到祖國最近的港口。女皇、總理、皇家學會都熱切地歡迎你回去,你的家人也在等候你,14年來,你不斷的賓士,也該有休息的時候。”加布裡埃爾對李文斯頓說道。李文斯頓回答:“跟隨我來的土著也想家,但是我如果回到英國,這些土著就找不到回到非洲內陸的路,我既然帶他們出來,就必須帶他們回去。”

李文斯頓把他的佈道行程、所畫的地圖、天文觀察、河川的走向、土著的生活習俗、罕見生物的描述等,都一一重新校閱過,連同給家人的信件,一併請英國的海軍送回。李文斯頓在離開魯安達之前寫了一封信給妻子瑪麗,信中說道:“啊!何等盼望與你就在此刻相見,你可以再讀我在瑪波塔撒給你的信,那真是甜蜜的時刻,直到今天,我仍深深地沉浸在結婚之愛的餘波蕩漾中。也許我無法表達在分別之時所有的感情,孤獨之時,我經常喃喃自語,你是我的至愛。見面的日子,你會發現愛的加添,謝謝你照顧我們的孩子,請為我親親他們,告訴他們,父親沒有辦法立刻回來,是因著耶穌的愛。當我們對主耶穌盡職時,我們一定會有再見面的時候。”

李文斯頓也給“倫敦宣道會”寫信道:“我無法依我口袋所擁有的向前去,只有不斷地仰望上帝的供應。我相信探險的負擔與意念是上帝給的,成為非洲未知之地的拓荒先鋒,是上帝的保守。我也相信探知疆界的末了,是上帝國度的開始,福音將更容易進入非洲內陸。”

(E.5)靠著上帝遵守承諾

1854年9月20日,魯安達軍港的所有士兵排成一列,舉槍行禮,向重返非洲內陸的李文斯頓與28位馬可洛洛族土著,致上最高的敬意。加布裡埃爾後來寫道:“由他生命的特質、奉獻的精神與所傳的福音,李文斯頓將成為上帝給非洲最大的祝福。”後來,天文學大師赫歇耳爵士(或譯“赫爾爵士”)看了李文斯頓所寫的南半球星座記錄,稱讚這是“極為珍貴與精確的第一手資料。”亨特博物館(另譯“韓特博物館”)的館長歐文教授看到李文斯頓的生物觀察記錄後說:“光是對河馬習性的描述,就相當於一篇博士論文。”皇家地理學會更稱“李文斯頓所繪的地圖,比過去葡萄牙人所繪的精確100倍。”

回程的路上,李文斯頓延長在各部落逗留的時間,在接待他的村莊裡白天講道,晚上放福音幻燈片。播發福音幻燈片時,更是大受歡迎,連附近的村落都跑來觀賞。探險隊東行到了昆勾河,就繞道北上,不進入契波克族的疆界。過了剛果河,又遇上雨季。長時間在雨中行走,導致李文斯頓染上疾病,大部分的探險隊員都逐一病倒了。但感謝主賜給他們力量,李文斯頓寫道:“我們前往的速度,是依身體最軟弱者的腳步。大家一直在生病,後來,好像有生病、沒生病都走得差不多快,看來疾病也奈何不了我

們。”

1855年7月13日,探險隊在千辛萬苦後終於回到非洲內陸的中心點——淋楊地。28個探險隊員與李文斯頓都成為馬可洛洛族的英雄。連大酋長塞契雷都也熱情地歡迎李文斯頓,他說:“我現在終於知道,‘基督徒’就是無論經歷多少的困難,仍靠著上帝守承諾,做個有信用的人。”李文斯頓堅持並成功地把這28位馬可洛洛族探險隊員領回原地,守住他的承諾,為主擺出美好的見證,榮耀主名。

(E.6)橫越東非之探險記

在歸回淋楊地的途中,李文斯頓發現一件事,他看見從奴隸販賣者手中逃出來的土著,都是由東北方向走來。他漸漸明白,非洲販奴的買賣是在東非進行,輸送黑奴到海外的路線是在東非的印度洋,而非先前所認為的西邊的大西洋。換言之,要揭開東非洲黑奴的慘況給外面的世界,必須找到非洲內陸進出印度洋的通路。所以一到淋楊地,李文斯頓即表明要再向東行。大酋長塞契雷都極力挽留道:“我所擁有的象牙,你可以隨意取;我所擁有的土地,你可以隨意要;只希望你一直留在外面的部落裡。”大酋長甚至承諾:“你每次講道的時候,我都會去聽。”可是,為了要讓黑奴獲得解放,李文斯頓依然決定往東行,尋找非洲內陸通往東岸的路。

李文斯頓寫道:“無論在我前面的道路有多難走,上帝話語的能力,都足夠供我克服一切的困難。我發現無論是在英國,或是在非洲,在我人生每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上帝的話語:‘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與‘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並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詩 37:5),就出現在我的心中。”

1855年11月3日,探險隊再次出發。此行人數大增,隊員除了李文斯頓之外,還有114名馬可洛洛族土著。這次探險隊員中有些是擅長種植農作,或是製造農器的人,李文斯頓希望帶這些人到目的地時,可以向住在非洲海邊開墾區的歐洲人學習新的農業技術。探險隊員中,有大酋長的嚮導西克威布同行。探險隊也攜帶幾牛車的象牙,準備賣給海岸邊的市場,所得的費用可作為探險隊員的酬勞或薪水。

探險隊先向北行,到了塞卡何西高地,再往東行。出了塞卡何西高地,他們來到一個巨大的瀑布。這瀑布是寬約8、9公里的水面,每分鐘以1億8千萬加侖的水量,以5道水幕自130公尺高的河床上奔騰而下,濺起的水花沖入空中,形成一片的水霧與美麗的彩虹。李文斯頓給這瀑布取名為“維多利亞大瀑布”,以表示對英國女皇的尊敬,這是世界最大的瀑布。

(E.7)“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12月30日,探險隊走到尚比西河的另一支流契朋迦河,他們聽到前面剛有一支義大利的奴隸隊伍經過,被捕的是抹布魯瑪族人,導致李文斯頓經過該族的村落時,費了一番口舌證明自己不是義大利人,

抹布魯瑪族的酋長還是不肯相信,酋長堅持要拔一根李文斯頓的頭髮,好判斷他是不是義大利人.這真是叫李文斯頓左右為難,不是他不肯拔出頭髮,但是他不確定對方用什麼工具在他頭上動刀.

李文斯頓寫道:“夜裡,我的心靈非常下沉,我為非洲土著謀求福利,卻要在這些土著手中經歷生命的危險.明天上午酋長就要檢查我的頭髮,我不確定明天我的頭是否還能掛在我的脖子上,唉!真想取消這一切的探險,撤退回去算了.然而我翻開聖經,讀到耶穌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這段話成為對我信心的一種嚴格考驗.我決定不逃走了,一個有耶穌同在的人為什麼要逃走呢?感謝主,我的心復歸平靜,我拿著天文儀到外面觀測星辰,也許這是我的最後一次觀測.”

隔天上午,酋長用手拔了一根李文斯頓的頭髮來檢查,結果認為他不是義大利人,就揮手讓他與探險隊離開.他們離開時發現村裡所有的女人與小孩都不見了.這是一種警訊.探險隊鎮定地走到村外,那裡有一條河,河面上漂流著一艘獨木舟,岸邊還系有兩艘.李文斯頓下令只用那一艘漂流的獨木舟,將貨物、牛只和探險隊員一趟又一趟地運到河的對岸.倘若一次用三艘船離開,就證明他們膽怯,急於逃走,土著將立即攻擊他們.他留下最勇敢的幾個探險隊員搭最後的一趟,他們必須顯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果然不出所料,最後一群人準備搭上小船時,抹布魯瑪族的土著戰士,手持武器成群殺出.李文斯頓留在隊伍的最後,在生死之際,神賜他機智;他在地上放了幾片玻璃後,才往前走,沖上來的土著被玻璃片所吸引,蹲下來看玻璃,之後又沖上來,李文斯頓又邊走邊放幾片玻璃在地上,土著戰士又停下來撿玻璃.等到土著戰士都沖到河邊時,李文斯頓已上了船.他對他們揮揮手,說:“謝謝你們熱情的招待,祝你們平安.”探險隊員全都平安過岸.

(E.8)有驚無險逢凶化吉

1856年1月13日,探險隊進到隆加瓦族的村落.李文斯頓向土著傳講福音,沒想到許多跪在地上決志要成為基督徒的,不單是該村落的人,還有探險隊員.李文斯頓寫道:“共同結果這麼多出生入死的經驗,人心中最難以信靠上帝的部分,也信靠上帝了.”

1月23日,探險隊進入抹便利族的地域,此乃當時東非洲最兇殘的部落,邊界掛了一些被殺外族的殘軀,特別是將被殺之人的頭掛在不同的支架上,這是“闖入者死”的警告.四周的空氣仿佛瀰漫著一股屍臭味,探險隊員一看到這些標誌,個個都緊張起來.可是他們無別路可走.許多探險隊員都已又累又病.突然附近傳出一種淒厲的叫號,有一紅色的人形在樹梢上晃動,旁邊有火焰的飄晃,又傳出各種怪異的笑聲.李文斯頓冷靜地判斷,紅色的人形是有人在底下搖晃掛著紅布的樹枝,飄晃的火焰是有些人在揮動火把,這是一種未戰之前,恐嚇對方的方式.李文斯頓嘗試與躲在林中裝鬼叫的人溝通,但都無效,紅色的人形仍在揮動.李文斯頓寫道:“我相信兇惡的人也在上帝的手中,我下令隊員勇敢、平靜的向前邁進.”

但一路上依然充滿著緊張的氣氛,李文斯頓寫道:“大家心跳加速,好像跳到都快掉出來似的。”突然有兩個面目兇惡的戰士自林中出現:“你們是從哪一個部落來的?”李文斯頓大聲道:“我是英國人。”“沒聽過這個部落,你是葡萄牙的販奴者嗎?”對方問道.李文斯頓已經有經驗了,他自己拔下一根頭髮給對方,這兩個戰士拿著頭髮走入密林深處,又是漫長的等待.

不久,紅色的布條與火把都消失了,走出一大群人,帶頭的說:“外面知道你是誰了,你就是那個傳說中的黑人之友.請進,外面的朋友.”沒想到危機來得快,化解的也快.抹便利族酋長熱情地款待探險隊,並且親自帶他們走一條好走的路,越過尚比西河的“濟布拉貝撒湍流”,土著稱此為“沸騰之水”,表示水流急促到像滾沸之水不斷冒泡.李文斯頓看到這段湍流,就知道過去外人無法搭船上溯到非洲內陸的原因.李文斯頓為感謝酋長,特別送他兩支湯匙與一件衣服.

(E.9)蠻荒與文明的吊橋

探險隊再往前行,他們所面對的,是危機四伏的荒野與森林.探險隊員巴托卡在此病逝.這是李文斯頓探險多年,首次有探險隊員在途中死於傳染病.另有一次,探險隊員馬拉印失蹤了.找了三天,最後才看到他的血跡.他發現這個土著夜裡獨自到村外草叢中上廁所,沒想到這裡是獅子經常出沒之處,所以被獅子吃掉了.李文斯頓心裡非常難過,每一位隊員的生命在他心目中都是極其寶貴的.

3月2日,探險隊進入文明區域—葡萄牙人的開墾區涕涕,市長西卡德對李文斯頓非常友善,並保證給馬可洛洛族自由人的身分.李文斯頓在此逗留了50天左右,讓大部分的馬可洛洛族土著在此學習種植咖啡、棉花、甘蔗與橄欖,有些土著學習建造房子、橋樑、道路、水溝,有些土著學習食品加工、衛生技術、護理與看顧.李文斯頓鼓勵土著在不熟悉的知識領域裡學習,就像“一座吊橋,拉扯在蠻荒與文明之間”.5月23日,李文斯頓帶著擅于做生意的7名土著到奎利馬海港,把他們所攜帶的象牙全都賣掉,作為所有探險隊員的薪水.

(E.10)遙遠異鄉的客旅啊!

李文斯頓與馬可洛洛族的探險隊,橫越西非2,000公里,與東非1,400公里的消息,如火焰般地傳播各界,人類千年來無法達成的任務,他們竟然做到了!只是李文斯頓探險的動力是為了傳福音,倒是出乎眾人的意料之外.當李文斯頓成為世人的焦點時,他卻分外謹慎,他寫道:“出名是敗壞人的考驗,有錢是毀滅人的機會.”

過去與李文斯頓為敵的波爾人,也來到奎利馬港口拜訪李文斯頓,希望李文斯頓協助他們將政治版圖擴大到中非洲;好望角的商人代表也希望與李文斯頓合作,籌組囊括非洲的大公司;葡萄牙政府也登門造訪,期望李文斯頓告訴他們進入非洲內陸的方法;英國女皇更是派遣海軍艦隊前往奎利馬港迎接他.李文斯頓越知道外面的世界等待要給他的,他越不敢回到外面的世界.他寫道:“探險只是一

條盡職的路,是上帝看不見的手,一直在引領我。”

令他的腳步離開非洲大地的,是妻子瑪麗寫來的一首短詩:

“那在遙遠異鄉的客旅啊,

你可聽到你的國家與家人對你的呼喚,

是千萬個歡迎,期待你的歸來.

自從我們分開的那一刻,

分離,成為我漫漫長夜的失眠;

自從你踏出家門的那一天,

分離,成為我日子難過的緣由.

只要是你踏上歸途的一步,

就是我一份憂愁的消除,

只要是你望家思家的一念,

就是我一份喜悅的湧上.

如今,我知道我的愛,不會使我的期待落空,

期待成為甜蜜的等待—久久不分離.

那在遙遠異鄉的客旅啊,

你可知道有人在愛和喜悅的歡樂中,

想再看你一眼,

是千萬個歡迎,湧自我心的祈盼.

在你不在家的日子,

有誰知道我心中的悲哀?

在你遠離家鄉的日子,

我想我心中的一部分似乎瀕臨死去.

親愛的,我知道你不會離我而去,

我依稀看到你眼中對歸家的堅毅,

活著就是與你同在,死了才是分離.

即使是死亡的分離,

在那天上的至高之處,

仍然有我千萬個祝福的等待.”

收到這封信後,李文斯頓立即離開奎利馬港口,於 1856 年 12 月 9 日乘船返回自己離開多年的家鄉.

(E.11)一生跟隨上帝引領

回到英國時,李文斯頓受到盛大的歡迎.12 月 15 日,李文斯頓夫婦在倫敦接受英國國家最高榮譽的“皇家金質獎章”.在典禮上,遠在西非的加布裡埃爾將軍來函宣佈:“自從李文斯頓到此後,馬可洛洛族的象牙,已可自非洲內陸輸送至魯安達外銷.”李文斯頓給非洲內陸帶來的經濟好處,已現曙光.12 月 16 日,李文斯頓前往“倫敦宣道會”,報告 16 年來的行程,並建議在非洲內陸成立“馬可洛洛佈道會”.12 月 21 日,“皇家地理學會”和“皇家天文學會”又贈金質獎章給李文斯頓.

李文斯頓回到家鄉,演講邀約不斷從各地湧至.老友柏涅特醫生建議他把所見所聞寫成書,因為“一本好書就是一場好的演講,不僅有更好的思路與充足的資料,而且在未來漫長的時間中,書本仍會繼續替你說話.”李文斯頓接受此建議,他寫道:“願這本書像是一把鑰匙,打開世界對非洲土著長期偏見之鎖.不過長期在方格上填字,比在非洲內陸走路更單調.”李文斯頓於 1857 年 1 月 22 日開始執筆

寫作,到7月才完成,687頁的《佈道旅程》於11月出版,即刻成為暢銷書.《雙城記》作者英國名作家狄更斯(1812-1870)為此書寫推薦文:“這是文學上最佳的作品.這本書不同于一般陳腔濫調的低谷文學,傷害讀者單純與良善的心靈,而是看到一個勇敢的人,帶著一顆單純的心,以超乎常人的機智,經歷各樣的危機,只為了將福音傳給非洲的土著.”

但有基督徒批評這本書:“地理與人類學的部分,寫得比宗教的部分多”;不信神的人則反對他“在地理學的書上提到信仰.”李文斯頓對毀譽都不計較,他寫道:“我的一生只是跟隨上帝的引領,但是跟隨上帝的人並不是一天到晚拿本聖經,開口閉口都是教訓人.這是世俗要框化傳福音者的形象,以僵化事奉上帝的活潑.當我與非洲土著一起制磚建屋、一起磨鐵器、一起刨木頭,這就是傳福音,我講道與醫治病人是一樣尊貴的工作,因為都不是為我自己做的,為基督做的任何事都是福音.當我為探險隊員射殺一隻攻擊人的野牛,當我在夜裡觀測天文星座,當我思念孩子時寫信給他們,當我在旅行時抽空寫一點手記,當我在面對誘惑時拒絕一個腦中出現的邪惡思想,當我感謝沿途土著所提供的一點消息,這都是事奉上帝的一部分.我更盼望非洲土著,能從他處或他人身上得到上帝更多的祝福與幫助,但是只要我跟他們在一起,我不會將亮光掩藏在非洲的灌木叢中.讓非洲內陸的人知道福音的可貴,不是淪落成西方文化的附庸,而是活出一個基督榮耀國度使者的活潑與尊貴.”

(E.12)正確保護非洲文化

1857年8月24日,“科學促進協會”在愛爾蘭的都柏林召開會議,李文斯頓受邀前往演講“非洲未來的科學教育”.李文斯頓提出:“科學需要冷靜的思考、精密的操作.科學的教育需要持續的熱情,持續的熱情需要上帝的保守與目標的持守.進入非洲內陸並非進入一個花園,而是需要有上天而來點燃熱情的地方.”

李文斯頓成為非洲內陸的代言人,他在“合作社公會”演講“非洲文化的保護”.他說:“非洲內陸的土著文化是在原始、野蠻的殺戮狀態下.有人認為這種原始文化應該保護,並尊重原始部落間的互相殘殺,並以為傳福音給非洲內陸的土著是破壞他們的文化.我認為這種看法的偏差,乃在未能清楚地厘定‘保護’的定義.保護不是保留,如果真是要保留非洲原始的一切文化與活動,那就任憑他們吧!因為自古以來,他們從來未與外界接觸,他們向來獨立地活在大自然底下,既然保留就是任憑,那也不需要談保護,因為保護不是‘保留’.”

“提到保護,就是要有外力去介入原始狀態中的文化.但是保護也不是用外力去定型原始文化的狀態,西方強勢文化為了研究其他種族的原始文化,經常使用強迫性的介入,用金錢與政治力量去定型別族的弱勢文化,使之喪失文化獨立演進的過程,這樣反而破壞弱勢文化的獨立性,因此保護不是‘定型’.正確的保護是不同文化之間以兄弟般的情誼去溝通,而海外宣道士(宣道士)所傳的福音,正是撒下人與人之間溝通互信的根基,那不是金錢與政治力量所能耕耘到的深度,卻是上帝的福音所能觸及的基礎.所以不是人為的強迫介入,也不是任憑他們繼續生活在錯誤的光景中.因此正確的

保護,是建立在正確的基礎上。”

(E.13) “誰肯來接我這一棒?”

1857年9月,英國最具歷史的醫學團體“醫師與外科同業”,頒發最傑出獎給李文斯頓。李文斯頓在頒獎典禮上致詞:“我只是跟隨我的主、我的上帝的腳蹤,結果跟隨到非洲的內陸。救主耶穌就是一個醫生,這並不代表跟隨他的人會有醫病的能力,我從來沒有神跡醫治的力量,我對病人的醫治是來自醫學的教育,並願意以醫治去幫助人的心…在非洲時,有一個土著對我說:‘你是我們最感激的外族人,雖然我們不太喜歡你冗長的講道,也不喜歡你過於沉悶的禱告,但是你幫我們看病的時間,我們永遠不覺冗長,你解說病情的話語,我們永遠不覺得沉悶。’”

“文藝與科學會”也邀請李文斯頓參加餐宴和致詞。李文斯頓講他在非洲與獅子搏鬥的故事,末了以“順服耶穌的帶領,並不是懦弱的人,而是勇敢與剛強的。”一語結束演講。

12月3日,聞名遐邇的劍橋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李文斯頓,李文斯頓對聚集滿堂的劍橋師生演講:“許多人曾尋求,如何過一個有價值的人生?高等教育的重要,就是裝備一個人,使他可以找到一個尊貴的使命。而到黑暗之處,將救贖主的真理告訴他們,是使用使命中最尊貴的使命。成為海外宣教士(宣道士)就是如此的尊貴,是神聖的呼召,是值得你一生的投入。因為成為海外宣教士,我常有喜樂。

“有人認為我為非洲的付出是一種犧牲,這比起耶穌為我被釘十字架的浩大恩典,又算什麼?其實,我在非洲得到太多,例如有益健康的走路,有個清潔的良心,有顆經常平安的心,有個榮譽的盼望,有這些獲得怎麼算是犧牲呢?這是一種恩典的特權。我也有焦慮、生病、痛苦與危險的時候,也有退縮、動搖、心志下沉的日子,但是過後再看,這些遭遇對生命的成長是合宜的,充滿了上帝慈愛的覆蔽,這些危險與痛苦比起未來要彰顯的榮譽,根本算不得什麼。我在這裡祈求你們,關心非洲的需要。非洲內陸現在已經對我們開放了,但不能使這開放的門戶再次關閉,我將再回到非洲,繼續再往前走。但為了非洲人長期的福祉與福音,有誰肯來接我這一棒?”同年,李文斯頓也成為“英國皇家科學會”的會員。

第二次的非洲探險(上)

(F)第二次的非洲探險(上)

(F.1)東非與中非探險隊

1858年1月,“倫敦宣道會”給李文斯頓新的佈道區域—尚比亞(或譯“尚比亞”)以北,一個廣大卻

不為人所知的區域。由於當時經濟不景氣，“倫敦宣道會”只能出錢資助李文斯頓抵達非洲東海岸。英國政府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便出錢讓李文斯頓由東海岸進入非洲內陸，而且組成“東非與中非洲探險隊”。這支探險隊的主要成員有海軍船長貝汀菲德、地質與礦物學家桑頓、植物學家柯克、船隻工程師雷依與李文斯頓的弟弟查理斯(或譯“查理”)。

2月，英國外交部要給李文斯頓“中非洲領事”的官職，使他能以官方身分與葡萄牙人、波爾人打交道，並且有權調動駐紮南非的陸軍，保護他想要保護的非洲土著。探險期中所需要的任何物資，英國政府都可以支付。李文斯頓唯一的任務，是探索尚比亞以北的支流，這與“倫敦宣道會”給李文斯頓的任務相似，李文斯頓因此就接受委任。李文斯頓的朋友布萊司威特卻感到危機。他認為“政府資助的背後可能有一個秘密的前提，這個前提是為了英國的利益，而非福音所傳的天國榮耀。”李文斯頓聽了，就直接向英國首相與外交部長詢問，過後才知道，英國海軍雖在公海上時常查禁運送奴隸的船隻，可是漏查的更多，所以打擊奴隸販賣最好的方式，是派人進入非洲，查明奴隸販子運送奴隸的陸路途徑與輸出海外的秘密港口。李文斯頓認為能夠打擊奴隸販賣的罪行總是好的，就答應接受“領事”委託。

李文斯頓寫信給布萊司威特說：“我已查明前提的內容，我會分辨事情優先緩急的順序。”布萊司威特還是提醒李文斯頓說：“過去的探險隊員是土著，他們都會聽你的，現在的隊員是國家委任，他們不一定聽你的命令，未來會不容易管理。”於是李文斯頓訂下探險隊員必須遵守的規條：(1)對待非洲土著要有禮貌；(2)願意對土著提供必要的協助；(3)武器的使用只為食物與採集生物標本之用；(4)保持公正，不介入不同種族之間的糾紛；(5)按照各部落的禮儀吃、住；(6)尊重各部落酋長的權力。

(F.2)旅程的挫折與安慰

1858年3月10日，李文斯頓與探險隊員自英國利物浦出發，李文斯頓也攜帶妻子瑪麗與最小的兒子奧斯維爾隨行。上船當日，李文斯頓寫信給哥哥約翰：“我們即將出發了，相信那看顧風浪的上帝會眷顧我們，賜福我們成為眾人的祝福。”25日，李文斯頓寫信給大兒子羅伯特：“我們的船隻每天以320公里的速度前進，天氣很好。但是可憐的小奧斯維爾一直生病，他已經三天沒有吃什麼東西了。我睡的床鋪可以看到天空，夜裡我看到南十字星與北極星，我知道你在那裡也可以看到，再往前行，我將看不到這兩個星座，但是慈愛的天父一樣地親近我們、愛我們。我知道你現在一定非常的孤單，要尋求天父的引領，並建立你與上帝的關係。如果偏行己路，浪子與犯罪的道路是很彎曲的，願上帝恩待並眷顧你。”

不久，瑪麗也生病了，船一到好望角，瑪麗和奧斯維爾就上岸修養，李文斯頓想多陪他們幾天，等他們康復後再往前行，可是遭到探險隊員的反對，他們認為任務比較重要，此乃探險隊第一次的爭執，李文斯頓只好再上船往前去。瑪麗與小兒子則前往庫魯曼。李文斯頓寫信給老友楊格：“與妻子分離，像是心的撕裂。我們一起出航，沒料到會分離在非洲的大陸上。”這時，慈悲的上帝賜下安慰，幾個馬可洛

洛族的老探險隊員來迎接李文斯頓,他們已1年10個月沒有見面了.李文斯頓寫道:“他們看來在知識上成長不少,我們每天早上都聚集一起禱告.”

(F.3)瑪羅勃特號出發了!

在港口,海軍船長貝汀菲德和船隻工程師雷依把攜帶來的汽船“瑪羅勃特”號組裝成船.這艘可容納38個人的汽船屬於單引擎鐵殼船,動力來自燃燒汽油產生的蒸氣壓力.“瑪羅勃特號”起初前進順利,操作良好,能輕易滑過紅樹林孳生的海邊河口.贊比西河(或譯“尚比西河”)有4個出海口,他們選了一個狹窄但是水深的河道—康果尼—前進.

探險隊於6月初乘坐“瑪羅勃特號”逆河前進.不久,船長貝汀菲德因壓力、疾病、疲乏加上日曬而脾氣越來越暴躁,常辱罵隊員,且與當地土著吵架.6月11日,他退出探險隊,回到海口,搭船回國.南非總督知道此事後,又派一位輪機長和操舵手前來幫助.李文斯頓也學習操控船隻,不久便得心應手.7月31日,探險隊抵達修龐加,並於9月發現了贊比西河北邊的支流西瑞河.過了西瑞河,贊比西河的水位變淺,處處有險灘,結果船的速度比土著的獨木舟還慢,行到水淺之處,還需要人下到水中推動.

(F.4)與人和平的十字架

1858年9月8日,李文斯頓駕船抵達文明區域涕涕(另譯“特特”;此地是葡萄牙人的開墾區),馬可洛洛族人成群地沖入水中,歡喜高呼地迎接他.李文斯頓登陸,土著圍繞李文斯頓七嘴八舌地說:“葡萄牙人認為你已經不會回來了,我們相信你會回來的承諾,現在我們都放心了.”李文斯頓發現人數少了很多,原來這裡流行過天花的瘟疫,有30個馬可洛洛族土著喪生.另外有6個馬可洛洛族中最強壯的獵象戰士,被邀請到朋迦族部落吃飯,在喝了許多酒而放下手中的長矛後,朋迦族酋長突然命令擊殺他們,將他們肢解吃掉,理由是:“吃外族的人有益健康.”

李文斯頓即刻派人去詢問:“為何殺掉6個馬可洛洛族人?”對方的回應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是你的朋友.”李文斯頓聽了非常生氣,幾乎要率領探險隊員去打仗.不久他鎮定下來,恢復平靜,寫道:“我相信非洲各部落間最需要的是和平.在這個時候,我長期相信的原則幾乎守不住了.是上帝的憐憫提醒我,一個傳福音的人,與人和平是他的十字架.”

追求和平者往往被人當作膽怯懦弱者.不久,朋迦族人在贊比西河邊叫嚷:“你們的人若不來與我們爭戰,就做我們的奴隸,不然我們就把你們都吃掉.”李文斯頓下令,不必理會他們,生命中還有更重要的事——傳福音——要做.他發現馬可洛洛族在涕涕所耕種的田地,大部分被葡萄牙人用酒換掉.本是地主的土著,反成了佃農.因此,李文斯頓認為危險不是來自外族的殘殺,而是酒對土著的致命吸引力.酒使土著中最聰明的變為愚昧,最勤勞的變為懶惰,使整個部落意志消沉,喪失進取心和判斷力.

(F.5)受挫湍流回到原點

1858年10月7日,探險隊北上到贊比西河的天險“濟布拉貝撒湍流”。“濟布拉貝撒”是土著語,意即“死路”,從來沒有船隻能夠橫越這條湍流。“瑪羅勃特號”汽船在這湍急水道更是寸步難行。第一次航行湍流失敗後,探險隊退回涕涕。李文斯頓一面修補船隻,一面向南非總督請求支援更好的船隻。11月3日,探險隊第二次試圖闖越湍流,又告失敗。11月22日,贊比西河的河水因雨季上漲,李文斯頓認為上漲的河水能淹蓋一些河中大石,便第三度前往湍流。這次在湍流中上溯3公里,但又受阻於河中的大漩渦,探險隊再度失敗。李文斯頓並不灰心,12月1日,傾盆大雨使河水上漲得更高,探險隊四度前往。“瑪羅勃特號”在湍流大石中逆水而航了7個小時,隨行的4個馬可洛洛族人忍不住對李文斯頓說:“船與人都快承受不住了。”李文斯頓只好歎息回航。他終於知道人無法經由贊比西河進入非洲內陸,天險湍流不是靠他的毅力可以征服的。在沒有馬力更大的船隻協助下,進入非洲內陸還是得靠陸路。

回航到涕涕途中,李文斯頓幾乎一言不發,多年的期待似乎落空了。李文斯頓寫道:“我如何回去對那些資助我的人說,由這條河道進入非洲內陸是錯誤的?我如何對那些讚賞我的人說,這是一個失敗的任務?我再一次將自己毫無保留地放在上帝的手中,按他的榮耀,而非我的期待。當我回到這個原點,我發現過去的成功與讚賞都是附加的,我從來沒有追求這些,不應該為了過去的成功與讚賞,使自己無法再卑微地對主說,憑你的旨意行。一切任務仿佛失敗時,願上帝賜我智慧,能夠認識、跟隨他直到末了,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當我心中充滿著別人的聲音時,我知道我的心已經離了主。主啊,求你恩待我這個罪人。”張文亮評述道:“李文斯頓一直在找一條進入非洲內陸的快速道路,至死他都沒有成功。他一生都不知道,他找到的是一條能夠進入非洲人心的道路,就在他於土著中活出上帝的愛與真理。”

1860年1月1日,探險隊進入贊比西河的支流西瑞河。李文斯頓認為,或許沿著這條支流,可以繞過無法通行的“濟布拉貝撒湍流”,進入非洲的內陸。靠著主的恩典,李文斯頓有一種不止息的樂觀,在失望的漩渦中不會停留太久。這一條支流,從來沒有外人進去過,詢問住在河外的土著,他們說:“那裡住著一群善射毒箭的部落。”李文斯頓寫道:“我帶著一顆禱告的心,朝西瑞河前進,盼望上帝保守每一個人。”汽船進入西瑞河,過了浮萍密生的水面,李文斯頓探險隊發現灌木中、樹林上有土著舉弓拉箭。李文斯頓下令船保持在河中的航道,繼續前行。在神的保守下,土著並沒發射毒箭。他們繼續北上,遇到一個大部落,酋長漆比薩對探險隊員友善款待。他告訴他們北上有一個小湖,小湖北方還有一個大湖。李文斯頓不再北上,他知道每年2月是贊比西河水位最高的時候,或許有機會沖過“濟布拉貝撒湍流”。他順著西瑞河而下,到濟布拉貝撒湍流去溯流。第5次的上溯又告失敗。

(F.6)原始文化中的謬誤

1860年3月,涕涕與修龐加都有土著教會成立,李文斯頓留下來參加落成典禮。同年5月,不屈不撓的

李文斯頓再度北上西瑞河,回到漆比薩酋長的部落.李文斯頓留在這部落一段時間,發現這個部落的人認為酋長就是上帝,酋長也自認是上帝,所以酋長有權管理眾人,酋長下令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會錯.既然酋長是上帝,酋長的兒子也是上帝,權力就如此一代接一代地傳下來.

李文斯頓發現語言的結構與意涵會影響人的思考體系.在這原始部落的語言裡,沒有“創造”的用詞.他們不曉得什麼是“創造”,以致把“被造”的人、野獸、石頭、樹木、河川等當作上帝來敬拜.李文斯頓問酋長:“如果你是上帝,美麗的山谷是你創造的嗎?肥沃的大地是你創造的嗎?”酋長想後說不是.“那是誰創造的?”酋長提出這問題,是邁向認識真正造物主的第一步.李文斯頓向上帝禱告時,稱自己是個罪人,漆比薩酋長問他:“那是什麼意思?”在他們的語言裡,並沒有“罪”的觀念,李文斯頓向他解釋,罪不是犯錯而已,而是軟弱、有限、能知而不能行.漆比薩告訴李文斯頓前往大湖的方向,李文斯頓則告訴他認識真正救恩的道路.

(F.7)天堂島上的大惡魔

1860年6月,探險隊沿著西瑞河北上,找到漆比薩所說的小湖泊—西瓦湖.這個湖泊非常隱密,被群山環抱.這個高山湖泊大到幾乎看不到對岸,在湖泊之中有一座美如天堂的島嶼.探險隊划船到島嶼上,發現一個小部落.部落的人一看到探險隊員,仿佛看到惡魔一般,害怕得拔腿就跑.李文斯頓曾到過許多部落,卻從未看過有部落對外人如此懼怕.李文斯頓向他們揮手,表示手上沒有武器,土著還是逃得一個不留.

李文斯頓在湖邊輕鬆地慢慢踱步,土著觀察了一陣子後,才從四面八方攏聚過來.李文斯頓以所知有限的漆若墨族語問他們驚怕的原因,土著拿一根“Y”字型的木頭給他看,這根木頭約有240公分長,在分叉處有一根鐵索,這是奴隸販子捕捉人的工具!“Y”型的一端套上人頭,落到脖子處,將木頭扭轉一、兩圈,再強壯的人也會窒息得散失力量,任人擺佈.沒想到這個美麗的島嶼,已被奴隸販子這群惡魔來過了.李文斯頓將這根捕人的工具畫在他的筆記上,並寫道:“如果我不能中止這種邪惡的行為,非洲的土著根本沒有未來.”由這根奴隸販子的捕人工具,李文斯頓有個預感,愈往前走會愈接近奴隸販子運送黑奴的“可怕之路”.李文斯頓寫道:“願上帝保守我,能夠找出這一條販賣黑奴的道路.”此乃李文斯頓一生的轉捩點,他由在理念上反對奴隸制度,進到直接釋放奴隸的行動.

(F.8)找到了販奴的路線

1860年9月16日,探險隊進入酋長漆比薩所說的大湖—尼亞薩湖.此乃非洲大陸的第三大湖.李文斯頓一生都不以他發現的湖泊、河川、瀑布為榮.他關心的是人的靈魂,而非地理的未知之地.雖然後世公認李文斯頓是發現尼亞薩的第一個外人,李文斯頓抵達湖邊的沙灘,至今仍稱為“李文斯頓灘”.然而,李文斯頓誠實地提出,第一個發現尼亞薩湖的應該是德國探險家羅斯切爾,他由非洲東岸進入,在李文斯頓抵達前兩個月,已經先到湖邊,不幸被岸邊的土著殺死.李文斯頓從來不爭探險上的

“第一名”，那是探險家最大的引誘。對他而言，他只是為傳福音和幫助土著而走過這裡。

探險隊沿著湖邊的西岸向北前行。李文斯頓下船想探訪湖邊的村落，發現當地土著一見外人就急速逃開。李文斯頓明白這些可憐的土著是被奴隸販子嚇怕了。船隻愈向北航，村落荒涼的程度就愈嚴重，李文斯頓終於抵達奴隸販子販賣奴隸的可怕路線。對於此事，日後的歷史學家席弗，在《李文斯頓的生平與書信》一書中寫道：“李文斯頓找到奴隸販賣路線的重要性，超過他為非洲內陸找到通達東非洲的道路。李文斯頓一生探險的最大特點是，他經常走錯路，卻走出比原先目標更好的道路。”

不久，李文斯頓在卡塔卡塔族的村落，看到大批的奴隸被綁成一排往前走，奴隸販子是回族人，看管奴隸的是東非好戰的阿加瓦族人。探險隊一面在湖上遠遠地跟著一隊隊的奴隸隊伍，一面畫出奴隸運送的路線：經由湖的西岸，北上經過尼亞加高地，繞過湖北邊的草原，向東直達海邊的一個小港口奇拉瓦·奇西瓦尼。李文斯頓在湖上跟蹤，繼續他的觀察，直到汽船的燃料不足，探險隊才南下返回涕涕。

(F.9)教導土著操作機械

在尼亞薩湖邊找到運送奴隸的道路，英國政府委託的任務已經完成，探險隊員桑頓、船隻工程師雷依等人就離隊返國。李文斯頓決定帶領留在涕涕的馬可洛洛族人回到非洲內陸，把他們從這文明區域裡所學習到的知識傳授給內陸的族人和其他土著。但馬可洛洛族人卻要等農作物收割後再啟行，導致回到內陸的計畫一再拖延。

在贊比西河河邊有許多鱷魚，攻擊到河邊取水的人，結果不少人被鱷魚吃掉。李文斯頓想出一個好方法，在河邊用木頭建了一個柵欄，人在柵欄內定點取水，鱷魚便無法傷害他們。李文斯頓也教當地土著使用機械設備，等到有人學會操作後，才將機械設備送給他。他把損壞的汽船的零件拆下，改裝後又可繼續使用。有人奉獻一套“制糖機”給李文斯頓，他先將機械操作學會，再開班授課，最後學會操作的是一個女人，李文斯頓將整套機器送給她。不久，李文斯頓問她使用狀況如何，她回答說：“這東西好像有一顆願意幫助人的心，愈用愈好用。”

李文斯頓寫道：“很多人認為非洲土著是愚昧的人種，其實他們並不愚昧，他們缺乏的是學習的動機。他們並非特別的聰明，也非特別的愚昧，他們不是特別的善良，也不是特別的敗壞，他們就像一般人。因此我對他們任何的表現，並不抱著熱切的期待，也不陷入灰心的絕望。人的改變是聖靈的工作，我只是順著上帝的引領，在他們的心田撒下真理的種子，我只期待每一個向前的腳步，都能讓非洲的福祉推進一步。我知道這條路上還有許多的危險，但是沒有向前冒險，日後就沒有收成。”

第二次的非洲探險(下)

(G)第二次的非洲探險(下)

(G.1)農耕隊示範區計畫

回到涕涕(另譯“特特”;此地是葡萄牙人的開墾區)之後,李文斯頓將上次不願離開涕涕回到淋楊地的馬可洛洛人招聚一處,仍然每星期三與他們一同禱告,每週日對他們講道,沒有因著他們上一次的退卻,就排斥他們.李文斯頓寫道:“他們是上帝委託給我的羊群,我不能因著任何的目標催趕他們,只能按著他們的需要餵養他們.”因著這樣不離不棄的愛與關懷,這些馬可洛洛人過後又成為李文斯頓探險的主要夥伴.

李文斯頓發現贊比西河(或譯“尚比西河”)以北,尼亞薩湖邊直到非洲東岸,是奴隸販賣的運送道路.他認為攔阻奴隸販賣的最好方式,是在湖邊的廣大土地種植棉花與甘蔗,並在湖邊成立“示範型的開墾區”,教導土著使用土地,提供另一種土地利潤的誘因.他寫信給英國外交部,希望英國派遣一個農耕隊前來協助實現這個理想,這個農耕隊員包括“兩個能夠親手操作的農藝專家、兩個技術純熟的木匠、兩個懂得作生意的人、一個會種甘蔗與制糖的專家、一個熟悉化學的醫生.這些人都已結婚,他們的妻子能夠知道家政、護理或教育.這個農耕隊的領隊必須是一個有耐心的人,他將面對的是需要長期耕耘,才能產生一點點影響力的挑戰.”

這份要求的信件抵達英國後,竟被政府發表在報章上,引來很多反對的聲浪.許多人認為大英帝國在非洲要建立的是“政治式的殖民地”,而非“農耕隊的示範區”,高傲的殖民主義不容許被一個海外宣道士降級為種植棉花與甘蔗的格調.李文斯頓卻堅持反對殖民主義入侵非洲.他始終認為:“維持非洲的福祉,是建立在尊重土著的權利體制.軍事、武器能迅速地取代非洲各部落酋長的權力,但是這種結果將給非洲帶來更多的混亂,因為軍事強權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戰爭只能產生屈服,無法產生信任.19世紀,歐洲殖民主義盛行,政治家動用武力令對方屈服,李文斯頓的回應是:“政治家的野心,像是一隻殘暴有力的狗.但是,他們永遠要有一條看不見的狗鏈來拴住他們.”

(G.2)殖民農耕混合隊伍

1861年2月,由英國抵達的第二支東非隊伍,就具“殖民地式”與“農耕隊伍”的的混合型,是由麥金西主領隊伍,三位傳道人、一位木匠、一位農藝專家和一些從好望角跟來的英國水手.這支探險隊駕駛著“先鋒號”汽船進入贊比西河口.2月7日,李文斯頓看到第二支探險隊後寫道:“我本來很高興能卸下東非與中非洲探險隊的領隊責任,但是我看到這一支探險隊的組合,深感失望.”雙方一見面就起爭論,麥金西希望李文斯頓帶他們進入贊比西河北邊的支流西瑞河,但李文斯頓卻要北上,由東非的露烏瑪河進入.經過一場爭執,麥金西終於妥協.

同年4月,探險隊抵達露烏瑪河60公里處,葡萄牙政府禁止他們再深入,他們只好折回.5月1日,探險

隊進入贊比西河口。可惜“先鋒號”在河水低水位時的航行速度非常緩慢，在西瑞河河口又觸灘擱淺，終於淪為廢船。7月初，探險隊劃獨木舟進入漆比薩酋長的部落。他們一到此處，就看到西瑞河兩岸各部落的酋長在此開會。原來捕捉黑人的阿加瓦族已經由尼亞薩湖南下，在西瓦湖邊捕捉了許多黑人土著，又沿途燒了不少村落，且準備攻打位於西瓦湖南邊的土著。苦無對策的西瓦湖邊酋長們，看到探險隊仿佛看到天降救兵，便盛大地歡迎他們。在這事上，李文斯頓與麥金西大起爭執。李文斯頓堅持不介入非洲土著間的戰爭，他寫道：“戰爭是一種處理糾紛的拙劣方法，麥金西卻是不惜一戰。”李文斯頓認為探險隊起初來此的目的，“是要建立示範區，不是前來作戰的。”

(G.3)解開奴隸隊伍之枷

7月15日，李文斯頓帶著探險隊員走在西瑞河邊，恰巧遇到一隊被捕的奴隸隊伍。這支隊伍的每個奴隸包括小孩的脖子上皆套著相連的木枷，隊伍的前後兩方都有奴隸販子。有位母親累得抱不動她的嬰孩，奴隸販子一刀就砍下嬰孩的頭顱。母親的哭泣聲逼使李文斯頓必須採取行動。他站在奴隸隊伍的前方，喝令對方釋放奴隸，奴隸販子立即拔槍瞄準李文斯頓。李文斯頓冷靜地站著，身後的馬可洛洛人都舉起長矛，準備反擊。奴隸隊長認出眼前這人正是鼎鼎大名的李文斯頓，便拔腿就跑，其他奴隸販子也隨之逃跑。李文斯頓救了80名土著。

李文斯頓寫道：“當我解開他們的木枷時，他們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一時呆若木雞。很快地，他們知道自己已經自由了，才歡呼著幫忙解開別人的鏈子，又抱在一起痛聲大哭。夜裡，我點起營火，煮食物給他們吃喝，並為他們療傷。隔天上午，他們分別散去，只留下兩個魏尤族的小孩邱瑪和威克坦尼。”李文斯頓收留了這兩個孩子。邱瑪過後成為李文斯頓最忠實的隨從，更成為一位傑出的佈道家，將福音傳到東非國家如烏干達和肯雅。之後幾天，李文斯頓又釋放了數百名奴隸，他認為這是立場的表明，要求奴隸販子釋放本來就不屬於他們的人，而非對奴隸販子開戰。

(G.4)以暴制暴絕非良策

1861年7月22日，李文斯頓和探險隊員、西瑞河酋長們，與阿加瓦族的酋長協商。可惜漆比薩與阿加瓦族的酋長起了口角，結果談判破裂，雙方大打出手。探險隊員以先進的槍械擊退了阿加瓦族。此乃西瑞河酋長們首度的勝利。擁有最新連髮式槍火的麥金西與他的隨從更是受到土著的擁戴。頓時，麥金西被視為西瑞河區土著的救星，李文斯頓卻一言不發地離開戰場。他寫道：“以暴制暴，不是我們海外宣教士所該做的，容易被激動是人性裡的輕浮。太少的信心，太多的世俗，以致缺少單純地倚靠上帝的恩典。為短期的好處而激動，反而看不見上帝長期的福祉。”

麥金西與他的隊員率領西瑞河土著乘勝追擊，燒了三個阿加瓦族的營寨，殺了不少奴隸販子，外界的報章也一致地肯定和讚賞麥金西的行動。可惜的是，農耕示範變為武器大展，探險之行成為殺戮戰場。1861年8月4日，由於志不同道不合，李文斯頓與他的隊員離開麥金西一夥人，向尼亞薩湖前

進。1862年1月，麥金西率領土著劃舟越河攻擊阿加瓦族時，他的船隻翻覆水中。獲救後的麥金西病倒，於1月31日病逝。跟隨他來的人不是被水淹死，就是病亡。因著不倚靠神，第二支探險隊最終落到全軍覆沒的悲慘下場。

(G.5)我帶來上帝的羔羊!

1861年9月2日，李文斯頓和探險隊進入尼亞薩湖的南端。9月12日，探險隊抵達契田達族的水域，探險隊員上岸紮營。隔天睡醒後發現，除了身邊的步槍和儀器之外，隨身攜帶的物品幾乎全被偷光了。李文斯頓的弟弟查理斯(或譯“查理”)非常沮喪，認為“沒有衣服可以更換，倒不如回去。”可是探險隊的整包花格布料都沒被偷走，因為柯克昨晚將布料包成一捆當枕頭睡。李文斯頓認為可用這些布料，到契田達族的村落中製作新衣。探險隊員抱怨道：“但是，很可能就是他們偷走我們的行李。”李文斯頓答道：“小偷沒有留下任何的證據，不該懷疑是附近村落的人偷的。沒有衣服是小事一樁，用枕頭布再做衣服就行了。”一個不會小題大做的人，方能克服困難往前去。

10月8日，探險隊到達尼亞薩湖的北端。在湖的北邊，有一個強悍兇暴的部落，名叫馬志都族。李文斯頓到了此地，將探險隊員留在船上，自己赤手空拳地帶著一名馬可洛洛族人進入。他們走了不久，就遇到馬志都族戰士。這些戰士一看到有外族人進入，便叫嚷道：“站在原地不要動。”李文斯頓回答：“你們在樹蔭下，我們也要到樹蔭下。”這群戰士一聽，步出樹蔭，舉起長矛打著大盾，發出巨大響聲。李文斯頓知道這是發動攻擊的前奏。他走向前幾步，張開雙手，顯示自己沒帶武器，大聲道：“想想看，你們這樣殺了多少人，難道你們一直都不知道羞恥嗎？”這些戰士一聽，竟然停止擊盾，轉身就逃，如同小鹿躍入樹林般的迅速，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李文斯頓一生為非洲人謀福利，上帝給他一種莫名的權威，叫愈兇悍的種族就愈怕他。李文斯頓直入馬志都族村落，進到酋長面前，周圍響起的擊盾聲更大了。李文斯頓用一樣的話回應他們，聲音忽然止住。酋長問道：“你帶羊來進貢嗎？”李文斯頓回答：“我什麼都沒帶，但是上帝的羔羊—耶穌，卻曾為你們流出血來，洗淨你們殺人作惡的罪。”李文斯頓接著講起道來。結果，酋長下令招待李文斯頓，請他明天再講。隔天，李文斯頓講道，所有部落的人都來側耳而聽。李文斯頓向馬志都族人講了5天。30年以後，前來此處的宣道士發現，尼亞薩湖邊信主耶穌的土著當中，最多人的就是馬志都族，因為李文斯頓已經撒下好種。

(G.6)成立二難民收容所

1861年12月，西瑞河畔的戰爭越來越激烈。李文斯頓發現他所釋放的奴隸，大部分在返家的途中被捕或被殺。於是他在漆比薩酋長的村落外成立一個“難民收容所”，讓流離失所的土著有個暫時的安身之處。由於前來的難民越來越多，李文斯頓又在贊比西河(或譯“尚比西河”)邊的修龐加成立第二個“難民收容所”。經營收容所的經費大部分由“倫敦宣道會”，以及在蘇格蘭的老友楊格和威

爾遜募款資助。

在 1862 年 1 月 8 日,在神的帶領下,一個由傑出的生物學家斯圖爾特牧師(另譯“史蒂華特牧師”)、醫生蘭西博士)、一名會計師、兩名泥水匠、兩名木匠、一名鐵匠,以及李文斯頓的妻子瑪麗組成的支援隊抵達贊比西河,為照顧難民生活增添新力.上述五名工匠是知交好友,在蘇格蘭獨立教會聚會.他們聽到東非的需要,便一起獻身前往.他們一下船便大興土木,為難民造了很多房子.神的供應實為奇妙!

(G.7)一生中最大的打擊

不久,李文斯頓遇到生命中最大的打擊—妻子瑪麗病逝.救助難民是增加接觸各族土著傳染病的危險.土著或許對某些疾病已具有抗體,但外來的人卻沒有.1862 年 4 月 22 日,忙於救助難民的瑪麗在沒有任何先兆下,突然病倒.李文斯頓、柯克和蘭西三位醫生雖全力共同救治,也無法挽回她的生命.4 月 27 日,瑪麗終於離開她所摯愛的丈夫、孩子和非洲大地.對於經歷多少危險,見過多少死亡,走過多少患難的李文斯頓,柯克寫道:“像個孩子般的哭倒在妻子的床榻邊.”對於瑪麗的死,李文斯頓一時無法接受這一事實,甚至自責本身疏於擔心或照顧她的健康.

5 月 11 日,李文斯頓寫道:“我一生以來第一次覺得,我現在死了也很好.”他於 19 日寫道:“我看著前面一片的森林,有股衝動想往裡面走,走到累死.”他又寫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打擊,攜走了我的愛,失去了所有的力量.”瑪麗在病危之前,寫給丈夫幾封紙箋:

“雖然我們沒有錢,卻毫無保留的,

只想將我們的生命獻給非洲.

再多的錢,也換不來這種自由.

不要以沒給妻子一個安定的家而憂傷,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瑪麗死前對李文斯頓說:“親愛的,不要像以前我看過的一些人,還沒有死以前,已經像個墓碑一樣的裹足不前.我只有一个期望——你要像以前一樣,一直往前去.”傷心欲絕的李文斯頓將妻子葬在修龐加的贊比西河畔.啊!上帝一定非常疼愛非洲人,給他們這麼好的海外宣道士夫婦!

(G.8)再度向非洲邁進吧!

李文斯頓有一段沮喪難挨的時期,他寫道:“我願意再往前去,但是我舉頭望著遙遠的地平線,前面只是一片的幽暗。”此刻,李文斯頓的岳母寫信來:“人生的每一場風暴,總是帶著上帝的恩典,我的孩子瑪麗經過許多的風暴,但是她一直在上帝的恩典中.她嫁給一個可靠的丈夫,他在丈夫的懷裡呼出了最後一口氣.現在,我所親愛的李文斯頓,為著非洲的苦難大地,為著非洲人生命的真光,為著瑪麗最後的勸勉,再向非洲邁進吧!前面還有一大片未知的曠野,一大批從未聽過福音的人.每一次的服事,每一次的傳講都是新的,願那愛我們的父神,安慰你的憂傷.”

李文斯頓後來在日記上寫下對妻子的懷念:“親愛的,假如我能夠,我願很快地與你再相會.雖然現在你我不相見,你的身影常在我心中,雖然我無法再對你傾訴,卻常憶起你對我說過的點點滴滴.每當我往非洲內陸愈走愈深入,我就不斷地、不斷地,想到你對我的叮嚀.”

(G.9)難民收容所的安全

1862年9月初,李文斯頓、柯克與查理斯一同進入東非的露烏瑪河探險,他們發現了一個湖,名叫契拉瓦湖.這個湖泊後來成為世上許多稀有鳥類的保護區.10月28日,探險隊自露烏瑪河返航,抵達海口.1863年1月,李文斯頓回到贊比西河畔的修龐加,發現該地的難民收容所缺乏新鮮的肉類、蔬菜和牛奶,他便駛船到涕涕向馬可洛洛族購買新鮮食物,並訂下契約,請他們定期送食物到難民收容所.過後又北上西瑞河畔難民收容所,這裡的食物也是缺乏,瘟疫流行.所幸,奴隸販子懼怕英國海軍的力量,不敢攻擊難民收容所.

1863年3月,英國兩艘戰艦抵達贊比西河口,艦長給李文斯頓一封信:“海軍的任務只是掃蕩海上販奴與走私,不負責內陸河流一切與販奴有關的活動,更不能保護西瑞河畔的難民收容所.”李文斯頓看了信後,難過地哭了起來,他認為保護難民已遠超過他能力的極限,並覺得奴隸販子和阿加瓦族隨時會攻擊難民營,所以便立刻疏送西瑞河畔難民營中的150名孤兒,前往南非好望角的聖喬治孤兒院,以策安全.

(G.10)最忠心的助手—柯克

1863年4月,李文斯頓最忠心的助手柯克染病,接著查理斯也病倒了.李文斯頓駛船送他們到河口,讓他們搭船回國.李文斯頓非常欣賞柯克,稱之為“生命中毫無懼怕的勇者”.論到生於1832年的柯克,他從小就喜歡植物學和探險.他自愛丁堡大學醫學系畢業,並以植物醫學的研究,擔任加拿大大學自然歷史系的系主任,後來聽到李文斯頓的東非呼聲,義務加入探險隊.在贊比西河探險中,柯克寫道:“一直非常的想家.但是李文斯頓希望我留下,我就留下,因為李文斯頓若不是真有需要,就不會求人.”柯克返回英國後,與李文斯頓的好友楊格、威爾遜和印度總督富力裡爵士合作,繼續為廢除非洲內陸的奴隸販賣而努力.柯克與李文斯頓的分開,仿佛是非洲探險之力量的分散,但事實上卻是

反對奴隸之力量的擴張,為同一個目標而持續努力著.

李文斯頓在非洲注意的是奴隸販子和阿加瓦族的攻擊,柯克認為這些人只是販奴集團的兵卒,整個販奴集團的背後還有一個主帥一直沒有出現.柯克深入調查,竟發現這個幕後主腦是回教世界的領袖巴格徐.這是一個異常驚人的發現,一個宗教與政治的領袖,竟然同時操縱一個世界上最殘忍的活動.柯克將完整的發現報告交給英國議會,但議會不敢採取行動,因為蘇丹這個回教國是英國的經濟盟友,又是協同英國對抗俄國的軍事同盟.柯克、富力裡等人仍繼續努力,他們根據英國大政治家威爾伯福斯于 1807 年所推動立法的“廢奴法案”,要求對回教的蘇丹給予制裁.可是英國政府基於政治因素而置之不理.

(G.11)最早的黑人自治區

柯克離去後,英國海軍的艦長愛德華·楊格加入李文斯頓的探險隊.李文斯頓對他說:“我沒有錢聘付像艦長這樣職位的高薪.”他回答說:“沒錯,聘請我的薪水不是一般人所能付出的,所以乾脆免費算了!”實際上,楊格並沒白白的工作,因他將獲得上帝支付的“最高薪水”(林前 15:58).1863 年 7 月,阿加瓦族前來攻擊西瑞河難民營,但被楊格艦長用他所帶來的大炮嚇退.李文斯頓認為待在西瑞河畔很容易被攻擊,不適長期居留此地,難民營中有個土著說:“尼亞薩湖西邊有一條隆加瓦河,是人跡罕至之處.”李文斯頓認為或許這是一個安置難民的理想區域.1863 年 8 月,李文斯頓、兩位宣道士和幾位難民營土著駛船北上西瑞河.李文斯頓寫道:“跟隨上帝遇到困難,就像面對陽光會有影子般的平常.”

到了隆加瓦河口,李文斯頓和隨行的人改行陸路,他們爬上 1 千公尺高的尼亞薩高地.李文斯頓發現隆加瓦河高原雖然寒冷,可是只要有衣服保暖,低溫反而可以減少蚊蟲與疾病.過後,李文斯頓就將西瑞河畔的難民收容所移到此處,成立兩個新的村落“愛之穀村”和“李文斯頓人村”.1874 年,“李文斯頓人村”經歷一場福音大復興,許多土著悔改歸主,並組成“李文斯頓人佈道團”.在上帝的帶領下,“李文斯頓人村”逐漸發展成一個黑人土著的自治城市,此乃李文斯頓多年的期待,非洲人必須產生自治式的管理,證明非洲人不是只能在“原始部落”與“被人奴役”中選擇其一.今日,如果你翻開非洲地圖,依然可以找到“李文斯頓人”這個非洲最早的黑人自治城市.

(G.12)海外佈道為了使命

1863 年 11 月 1 日,李文斯頓的探險隊駛船返回修龐加.途中,他聽到英國外交部派來的官員陶恕(或譯“陶澤”)在等候他.12 月中旬,李文斯頓與陶恕會面.陶恕說:“贊比西河探險與拓墾損失太多金錢,犧牲太多性命.撤出贊比西,關閉難民營.”李文斯頓寫道:“海外佈道與政治人物看事情的眼光完全不同.政治人物做事是為了方便,海外佈道是為了使命.政治的決定是各方面妥協的結果,海外佈道是單單遵照上帝的呼召.政治人物沒有長遠的目標,只考慮到下一顆攔阻的石頭,海外佈道是永恆

尊貴的使命,為此會搬去路上每一顆絆腳的石頭。”可是李文斯頓有“領事”的頭銜,就必須聽命行事.他終於發現起初接受官職是項錯誤.

1864年5月1日,李文斯頓將西瑞河畔與修龐加難民營的難民北移到尼亞薩高地之後,便上船離開贊比西河口.他沒有跟隨英國官員陶恕由好望角回去,他與一些船員駕著12公尺長的“尼亞薩女士號”蒸氣艇,朝向4千公里外的印度西部港市孟買駛去.這次的印度洋之旅實在是一個冒險,途中幾度遇到驚險萬分的暴風雨.6月13日,李文斯頓終於平安抵達印度的孟買.他支付船員與7個尚比亞(或譯“尚比亞”)人之後,還為他們找到工作.

6月23日,他與隨行的木匠柯立爾轉搭船隻回返英國.李文斯頓寫道:“我的心仍在期待為著土著永久的福祉,繼續有所貢獻.我過去在非洲所做的似乎毫無結果,我在自己的國家又無事可做,我的一生是否虛度在鬥拳打空氣裡?我是否在從事一場永遠不能完成的任務?也許我再如何努力做也是不夠,但我可以為後來的人留下一些非洲的記錄.願上帝使我的心更緊緊地跟隨他,願他為我開前面的道路.

在返回的路程,他們經過埃及的亞歷山大港轉搭船時,李文斯頓遇到一位年輕的阿拉伯商人辛格(另譯“辛革”)與他在埃及新婚的妻子.他們正要前往法國度蜜月.在船上,李文斯頓把福音傳給這對新婚夫婦,結果他們悔改信主.李文斯頓開始想,上帝既然可以感動阿拉伯商人歸主,過去他一直反對阿拉伯奴隸販子,那為何他沒有想過將福音傳給他們呢?

(G.13)與家人和老友會面

1864年7月23日,李文斯頓抵達倫敦港口.隔天,他到外交部解除“非洲領事”的職務,並向英國首相報告非洲贊比西河所遭遇的問題.7月底,李文斯頓回到蘇格蘭與家人、老友會面.李文斯頓寫道:“母親看到我時,一時認不出她的兒子.我看到小女兒安娜,她是一個快樂的好孩子,她給我看她最喜歡的東西——一個紅色的鈕扣.我們一起走路到隆敦博士的家中,謝謝她對我母親和小孩的照顧.”

隆敦是位醫學博士,在漢密爾頓教會聚會,過後擔任這個教會所成立的學校之校長.隆敦唯一的要求,是期望李文斯頓在學生畢業典禮上演講.這是李文斯頓第二次返國時,接受的兩場演講邀約之一,他拒絕了其他所有演講,為要留下時間與他的孩子相處.李文斯頓在畢業典禮上的講題是:“敬畏上帝與努力工作”.另一場演講是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小教會——漢密爾頓教會.在連續4天的聚會裡,李文斯頓講關於年輕人所需要的四項基本裝備:“以純正信仰為一生的不變根基,以真理為自己生命的特質,愛你的鄰舍,與喜愛周圍的大自然.”

(G.14)李文斯頓的兒女們

8月3日,李文斯頓與他在校寄宿的三個孩子艾格尼絲、多馬、奧斯維爾團聚.李文斯頓的大兒子羅伯特(另譯“羅勃特”)已經離家出走.羅伯特自小就不喜歡讀書,喜歡四處閒逛,連隆敦博士和李文斯頓的老友楊格也管不住他.羅伯特中學沒念完就輟學,過後前往非洲庫魯曼,也當船員進行探險,後來到美國波士頓加入林肯總統的北軍.後來評擊李文斯頓的人,最喜歡以羅伯特的離家參戰,責備李文斯頓只顧海外宣道,忽視對羅伯特的照顧.羅伯特也的確是李文斯頓心中的一根刺,使他長期心中作難.

羅伯特在軍中給父親寫信道:“我不再期待你對我有任何的喜愛.寫信給你,只是告訴你,我現今的所在…我知道曾有許多人照顧我,我欠他們很多,所以我偷錢離家出走,並不是他們的錯,我已經改換了自己的姓,免得在軍中被人認出是你的兒子.我想我過去惡劣的行為,不配擁有李文斯頓這個姓氏…我已經參加過一場劇烈的戰役,與兩場小戰役.…我相信是上帝的眷顧,使我冷靜作戰,我捕捉了幾個俘虜.…下一場戰役,可能會更激烈.雖然戰爭並不能滿足探險,但是如果我能再有機會,我將不再輕易放棄受教育的權利.我想過去擁有太多祝福而不自知.我目前正在醫院中,持續發著高燒.”羅伯特康復後,再加入戰役.1864年11月,北軍兵敗,羅伯特受傷被俘,12月5日死于俘虜營中.李文斯頓聽到消息後非常傷心,他寫道:“我現在如果還年輕,也會加入林肯的北軍,為解放黑奴而戰.”

李文斯頓的第二個兒子多馬,從小就有腎臟病,健康狀況不好.但是也喜歡旅行探險,後來在26歲時,病逝於埃及.三兒子奧斯維爾,過後成為傑出的科學家,並擔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主任秘書.大女兒艾格尼絲後來嫁給布魯斯,繼續父親李文斯頓拯救與扶持非洲土著的工作.最小女兒安娜後來嫁給威爾遜,成立“深海漁民協會”,專向漁民傳福音,夫婦倆也成為海外宣道士(宣教士),到非洲獅子山共和國宣傳福音.

(G.15) 研究人卻不關懷人

李文斯頓返國後,才發現“倫敦宣道會”已瀕於解體危機中,不僅是支持海外宣道的奉獻經費銳減,並且海外宣道也受到諸多責難.李文斯頓挺身而出,與責難者辯論,例如當時的人類學家科倫索博士提出:“傳福音給非洲土著是破壞他們的傳統文化.”李文斯頓即刻答道:“你的論點仿佛尊重土著的傳統文化,其實是不愛現今活在非洲大地上受苦土著的生命.”張文亮博士評述道:“這是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很容易墮入的陷阱,將土著的現今生活與過去文化剝離,甚至用學術之名,以古文物的學術研究,期待僵化現今的土著生活,去滿足他們的研究環境,而從來不去愛護與關懷現今土著的生活.”

法國文學在當時非常流行,有個前衛的法國詩人在演講中就提到:“海外宣道是一種荒謬的謊言,以西方先進去欺騙愚昧的土著.”李文斯頓的答辯非常精彩,他答道:“海外佈道是幫助土著的心靈,除非你不相信土著有心靈的存在,不然你必須肯定福音對土著心靈的幫助.而且你論點的前提是認為

土著比較愚昧,我認為你這是侮辱土著的尊嚴.自認站在文明高階的人,應該走下你的臺階,與土著站在相同水準的臺階上,看著他們是如何地被西方的經濟扭曲.”

也有人聲稱:“海外佈道不過是滿足英雄式的個人崇拜.”李文斯頓立刻提出:“當海外宣道士在大沙漠中瀕臨渴死,或迷失在森林中瀕臨餓死,即將渴死或餓死之人有什麼英雄形象?那種慘狀有什麼值得崇拜?那是信心的極限,不斷仰望上帝‘將今日的飲食賜給我們’.”當時更有神學家提出:“根本不用去海外傳福音,只要經歷長久的時間,福音自然就會逐漸傳出去.”李文斯頓卻指出:“收莊稼是收割者的責任,傳福音是基督徒的責任,不是‘時間’與‘自然’的責任.”瀕臨解體的“倫敦宣道會”已經無法支持李文斯頓再進入非洲,英國政府想資助他.可是,由於上一次的經驗,李文斯頓拒絕英國政府的經費支持.

(G.16)探測尼羅河集水區

1865年1月5日,李文斯頓收到“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長莫金森爵士)的來信,請求他探測尼羅河的集水區,並答應支付探險費用2千英鎊,與他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費用.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之一,全長6,650公里,河流發源自非洲內陸.尼羅河的流量非常大,而且終年不枯竭,開始在埃及和蘇丹境內,年降雨量僅有25公釐,假如沒有尼羅河的給水灌溉,幾乎是沙漠一片.那麼,尼羅河的水量從哪裡來呢?水是經營整個北非、東非與中非的命脈,瞭解尼羅河集水區將是維持非洲人用水的關鍵.這個集水區應該就在非洲的內陸,而最瞭解這個兩地區的人,就是李文斯頓.

1865年1月7日,李文斯頓回信道:“我繼續往前,是為了到未知之地佈道,而不是為了地理科學的探知.”他拒絕皇家地理學會的捐助,可是卻肯進入該地.他在日記中寫道:“佈道是我的責任,探險是為了接觸更多的土著,地理偵測只是傳福音的切入點.”基於上次贊比西河探險的經驗,李文斯頓要求獨立作業,不受皇家地理學會的支配.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與世界各地的探險隊員皆知,此乃極其危險的任務,未知的土著、殘暴的原始種族、冷血的奴隸販子、致命的瘟疫、氾濫的河水、野生動物的攻擊.一進入那地方,即與外界文明世界完全隔離,普世除了這位海外宣道士之外,任何人進入該地事實上是項“自殺任務”.

李文斯頓期望植物學家柯克與他同去,可是柯克才剛結婚,無法同行.李文斯頓決定獨自率領非洲土著進入.上帝透過李文斯頓的老友楊格在蘇格蘭登高一呼,募集了3千英鎊,成立“李文斯頓佈道基金”,支助他到未知之地設立佈道所的費用.

(G.17)非洲之旅撒種之旅

同年4月15日,李文斯頓出版他的第二本書《贊比西河與其支流》.著名的生物解剖學教授歐文看了這本書後評述道:“李文斯頓的旅行記錄,將成為自然科學史上不朽的著作.這本書不同於一般的

旅行記錄,他將旅行當作撒種之旅,努力且持續地將生命的種子,撒在非洲土著的心田裡.也許在他有生之年看不到撒種的果效,不過這顯示在他非洲之旅的背後,對上帝有一顆獨特的信心.他書中描述非洲的見聞,自然科學的研究,周遭環境的觀察,像是給讀者一篇又一篇單純、細膩的講道.他的文字表達充滿著行動,在每一個仇恨之處,看到了赦免;在人與人的猜忌之處,看到了信任;在虛謊的陷阱中,看到了承諾;在行為敗壞之處,看到了高貴.沒有一本旅行記錄,記錄了這麼多旅行者與當地人在真理與愛裡的互動.所有把人生當成一場探險之旅的人,應該看看李文斯頓所做、所說、所寫的,像是一個指南針,準確指出正確的方向.讀這本書,是一場豐收.”

這本書在出版一周之內,就賣出了 5 千本.李文斯頓將售書所得,在銀行裡設立一個教育孩子的專戶基金.李文斯頓在此書中,也提及在非洲成立一所“音樂學校”的理想,讓土著以自己的樂器與風格,去表達非洲的音樂.李文斯頓過後在印度將“瑪羅勃特”號汽艇售得的 2 千 3 百英鎊,與在印度的基督徒所捐的 3 千 7 百英鎊,一同存在銀行裡,準備成立這所非洲音樂學校,怎麼也沒料到後來這間銀行因經營不善而倒閉.在銀行業者的眼中,李文斯頓不過損失 6 千英鎊,但是設立非洲音樂學校的美好理想,以及培育非洲音樂人才的機會卻以此葬送了.無論如何,上帝允許這事發生必有美意,或許上帝不要李文斯頓為音樂學校而分散精神、時間和體力,因為上帝給李文斯頓的呼召是傳揚福音;專注在拯救靈魂的事業,才有永恆的價值.

(G.18)成為周圍人的祝福

李文斯頓除了寫書與出書之外,把所有時間花在與家人團聚.他帶孩子們去爬山釣魚,參觀動物園,逛博物館,聽音樂會.他的女兒艾格尼絲過後回憶道:“父親經常帶我去釣魚,我常想如果他沒有去當海外宣教士,他將會是英國最會釣魚的人.”小女兒安娜也回憶說:“父親給我最珍貴的禮物,是一個黑色的洋娃娃.當我抱著洋娃娃到學校時,同學們都笑我的洋娃娃不是白色的.我在成長時期中常想,為何父親送我這麼特別的洋娃娃?我想我後來明白了.”原來李文斯頓的心意是要女兒安娜自小便對黑人(特別是非洲的土著)產生好感,以便長大後能跳出種族藩籬,以寬廣的心去接納和幫助他們,這為她日後與丈夫同到非洲傳福音奠下穩固的基礎.

6月19日,李文斯頓的母親病逝.8月19日,李文斯頓離開英國,前往非洲尋找尼羅河的集水區.離家前,李文斯頓為孩子們禱告:“無論你們一生遭遇任何事,願上帝的大能保守你們,使你們成為周圍人的祝福.願上帝使你們恨惡一切的無聊與虛偽,並成為優秀的人,以助人為樂.當你們為此祈求時,願上帝將更多的豐富賜與你們,願主祝福你們.”

第三次的非洲探險

(H)第三次的非洲探險

(H.1)世上最大販奴市場

1865年9月11日,李文斯頓抵達印度西部港市孟買.李文斯頓在此招聘那些願意隨他第三次前往非洲的人.有三組人願意隨行,李文斯頓等待馬可洛洛族人前來同去,但葡萄牙政府明令禁止他們與李文斯頓合作,這使李文斯頓失去忠實的探險助手.雖然如此,李文斯頓並不輕言放棄.1866年1月5日,李文斯頓率領新組成的探險隊—9位拿西克的非洲自由土著、13位印度水兵,以及邱瑪和威克坦尼—前往桑吉巴島(另譯“尚吉巴島”),與另外10名約哈拿土著會合.出發前,李文斯頓寫道:“願我腳踏之地,成為上帝祝福非洲人的軌跡.”

1月28日,李文斯頓的探險隊抵達桑吉巴島.此島位於非洲東海岸外30公里,早在西元11世紀,阿拉伯人就佔領該島.在17世紀,該島成為大量捕捉非洲土著的輸出港,是世界最大的非洲奴隸販賣市場.李文斯頓前來的目的,是要調查這裡奴隸販賣的情況.李文斯頓估計,由該島奴隸市場拍賣出去的奴隸,一年至少兩萬人.3月17日,探險隊搭船抵達東非洲的“米京丹利灣”.李文斯頓在此又招募了26名土著,並於4月6日與60位探險隊員進入東非的露烏瑪河.雖然路途極其辛勞,李文斯頓寫道:“若為上帝而做,流在額頭上的點點汗珠,不再是咒詛的記號,而是喜悅的音符.”

到了5月初,探險隊在露烏瑪河遭到采采蠅的攻擊;5月7日,所攜帶的駱駝、水牛、小牛等,大部分都死去.此刻,李文斯頓與拿西克土著起了爭執.李文斯頓認為他們主要的任務就是照顧家畜,但他們經常虐待家畜,給它們背過重的貨物,夜間也沒有用茅草覆蓋家畜,以避免采采蠅的攻擊.拿西克土著開始威脅要離開探險隊,李文斯頓寫道:“由這些拿西克土著的表現,我體會到宗教行為可以演變成最大的偽善,他們來自教會學校,會唱詩歌,會大聲禱告,但是私底下對人與動物非常沒有愛心,這種宗教的偽善,反而使別人對他們的信仰反感.”

(H.2)人性的偽善和虛假

1866年5月15日,食物吃完了,探險隊只好一邊前進,一邊尋找食物,這時印度水手也要求離去.李文斯頓與他們相處日久,發現這些印度水手加入探險隊的真正原因,他寫道:“他們是印度教徒,認為嚴酷的自我受苦,能使靈魂更提升,而探險顯然是人類所能忍受的極限.但是,當他們把注意力都轉向自己時,反而看不到非洲內陸熱帶雨林的美麗.4個月的探險苦行,對他們顯然索然無趣,他們能夠承受短暫時間內的激烈痛苦,卻無法忍受4個月的無聊日子,我試著減輕他們的負荷,他們還是吵著要離去.我現在才體會,一個人真正的不幸,不在他身體遭受多少痛苦,而在他受苦之後,依然自私,只知道為自己活著.想以受苦來淨化靈魂,會把信仰扭曲成一堆令他人沒有胃口的教條與表現.他們稱這種表現是一種善行,但是我告訴他們耶穌基督的白白恩典時,他們立刻以自己的受苦與善行,排斥上帝的救恩,甚至顯出厭惡的表情.”

拿西克土著與印度水手的抱怨,像瘟疫般傳染給其他的探險隊員,約哈拿土著也隨之吵著要離開.李文斯頓寫道:“懶惰是藉口之源,懶惰的人永遠無法做完一件事情.這種人無法同行,在探險上毫無幫助.”那些想要離開的人,李文斯頓讓他們離去.6月21日,李文斯頓抵達非洲大陸的第三大湖—尼亞薩湖的東岸,跟隨他的探險隊員只剩下34人,拿西克土著與印度水手全部離去.探險不僅是探索未知之地,也顯露人性深處的虛假和軟弱.

(H.3)各人當負自己的罪

1966年9月13日,探險隊抵達贊比西河(或譯“尚比西河”),北邊的支流西瑞河.李文斯頓稱此河為“傷心之河”,因他的愛妻與許多海外宣道士就葬于此河口.李文斯頓擦掉眼淚,忍著內心的傷痛,再往西走,到了繆卡地族人的區域.這是一個非常殘暴的部落,經常捕捉其他部落的人,用來與奴隸販子交換槍彈武器.李文斯頓進入這部落與酋長理論數小時之久,他寫道:“我們無論強弱都共有一位天父,怎能掠奪屬乎他的兒女呢?但是酋長反駁,若非白種人先來此掠奪他們的土地與百姓,他們怎麼會去掠奪別人呢?”但李文斯頓評述:“我們每一個人的罪都要自己背負,不能歸罪於任何人,我為他禱告,希望他能看清未來上帝審判的可怕.”李文斯頓禱告完,要與探險隊離開時,他的隨從威克坦尼因著他的親族就在繆卡地族的部落中而不願離去.李文斯頓曾將威克坦尼從奴隸販子手中救出,又送他到孟買的教會學校念書,如今他卻選擇留在與奴隸販子掛勾的部落裡,李文斯頓失望不已.可是,李文斯頓依然尊重他的選擇,讓他留下.

1867年1月1日,在新的一年開始之刻,李文斯頓寫下一個禱告:“願主將他的恩惠與真理印在我的生命裡,他的恩典使我有不止盡的熱心,他的真理使我更回歸真實,並以熱心與真實為我一生的尊榮.”這熱心與真實是經過多般考驗的.在雨季裡不易找到食物.李文斯頓獵殺了幾隻老鼠,探險隊員就吃老鼠肉.捕獵不到動物,就改吃大象吃的葉子充饑.李文斯頓寫道:“整天都處在饑餓狀態下,餓了就睡覺,睡時常夢見各樣的食物,後來無論醒著、睡著都在想食物…我的隨從跟我分吃他們所剩的幾粒玉米,我從沒有想到平日難吃的幹玉米粒,現在吃來也會這麼可口.必須用力地克制食欲,才不會吃掉所剩的幾顆玉米.”

(H.4)誤信他人遭致損失

1867年1月20日,探險隊到達坎利族的地域,遇到兩名土著,他們對李文斯頓說:“1個月前,我們的村莊被奴隸販子燒毀了,現在無家可歸,想加入探險隊.”李文斯頓動了憐憫之心,收留他們.這兩人表現良好,做事細心,逐漸獲得李文斯頓的信任.李文斯頓把藥箱交給其中一人管理,怎知兩天後的一場大雨之夜,這兩個土著偷了兩把槍、一袋工具、一包衣服與“藥箱”後,就不見蹤影.隔天,李文斯頓發現“藥箱”不見了,急忙去追,追了兩天徒然而返.在非洲內陸的外地人,失去“藥箱”中所備的奎寧,如同被判死刑.

為了本身性命的安全,失去藥箱就應該折返了,但李文斯頓卻決定前行.他寫道:“所有的東西我都有備份,而且分開放,只有藥品是放在一處.其他物品的損失只是使生活不方便些,藥品的損失卻是致命的危險.每一個遭遇都是我以前沒有經歷過的,我應該為此憂慮,或是哀哭?凡事臨到必有上帝的美意.上帝美意不是膚淺的甜蜜,否則遭遇任何的不順利,都會心中起懷疑,這樣的人如何向周圍的人傳福音呢?上帝!我在這個時刻極難認為這是你的美意,但我願相信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李文斯頓將這兩個土著的錯誤行為,歸咎於奴律制度.他寫道:“每個犯罪制度的形成,對其周邊的影響是深遠的.奴隸制度使人喪失榮譽,人若沒有榮譽感,就不易抗拒好東西的誘惑.”

(H.5)喜歡聖經插畫的酋長

1867年1月28日,探險隊行到漆塔龐格瓦族的部落,探險隊員進入他們中間時,才發現語言不通.然而,在比手劃腳的方式下,酋長明白他們需要食物,便慷慨地贈送他一隻肥牛,探險隊員歡喜盡情地享受一頓美食.飯後,李文斯頓在想,如何對一個語言不通的種族傳福音呢?他身邊恰好有一本史密斯所著的《聖經辭典》,書中有許多插圖,他就翻開書中的插畫給酋長看,沒想到這個胖酋長很喜歡看,且邊看邊問,李文斯頓努力地聽,努力地回答.過後,酋長不斷地供給他們食物,且經常來看《聖經辭典》一書的插畫,李文斯頓在這部落住了3個星期才離去.

探險隊計畫要往坦幹伊喀湖.2月21日,李文斯頓與探險隊到達孟巴族的部落.他們熱情款待探險隊員,給他們羊乳喝,但這村莊滿是跳蚤,探險隊員全身癢得難受,急著要離去.可是這裡的酋長也迷上《聖經辭典》裡的插畫,非要清楚插畫的內容才准許他們離去.李文斯頓寫道:“從來沒有傳福音傳得那麼痛苦過,一邊抓身上的跳蚤,一邊搔癢,一邊還要回答酋長看插畫後的問題.”後來酋長問他:“你要往坦幹伊喀湖,不是為了販賣奴隸,也不是為了買賣象牙,那是為了什麼?”李文斯頓答道:“我為上帝來從事一場買賣,將上帝的福音告訴你們.”李文斯頓只好再留幾天,以解釋他這一句話的意思,闡明福音要點.

(H.6)上帝眷顧跟隨祂者

1867年4月1日,探險隊到達坦幹伊喀湖南端.探險隊因著李文斯頓身體虛弱而在此停留一段時期,4月30日才繼續沿著坦幹伊喀湖西側向北走.6月15日,探險隊到達卡蘭波,此乃阿拉伯人的城鎮,北邊的拿撒瑪族土著就在鎮外與阿拉伯人交戰.這場戰爭破壞了李文斯頓的探險計畫.他本想沿著坦幹伊喀湖北上,測量中非洲到北非洲河川與湖泊的流向,就可以判斷尼羅河的集水區.沒想到北上的路因戰爭被截斷了.此刻,李文斯頓又累又失望,當信心正要落入低谷時,他捉住神的信實.他寫道:“我想上帝是不是高高在上,忘了我在此所遭遇的各種困難.但是我轉而想到,我照顧跟隨者的需要,上帝也必眷顧跟隨祂者的需要.”李文斯頓決定南下,探索傳聞中的毛依洛大湖。

此刻的李文斯頓已經彈盡援絕,可是當地一名奴隸販子首領黑米斯竟然前來贈送李文斯頓許多布料、衣服和珠子.這位奴隸販子因“敬佩李文斯頓的為人”而資助他.李文斯頓一開始拒絕,他堅持:“即使沒有錢,自己可以獨自一人前往.”但黑米斯質問道:“你的隨從怎麼辦?”李文斯頓寫道:“我相信上帝的眷顧,但是從來沒有想到上帝的眷顧,竟是來自我所厭惡的人.我告訴這些阿拉伯的奴隸販子,販賣非洲土著是得罪創造我們的上帝,沒想到這個奴隸販子聽後,反倒回來幫助我,而且我看出他是真心的.為了真理,我必須與他劃清界線.為了福音,我必須與他有和平的接觸.我實在困惑,不知該如何處理?我想我必須堅持我的首要目標—前往非洲未知之地,探知內陸未知之民.”李文斯頓最終接受黑米斯的禮物,轉向西行.

(H.7)釋放奴隸販賣分子

1867年11月8日,探險隊到達毛依洛大湖.發現此湖是地理科學上的重大發現,因為李文斯頓找到剛果河的水源地了,且知道剛果河與尼羅河的集水區各不相同.李文斯頓也記錄毛依洛湖中有39種魚類,是外地所未見過的.探險隊搭船抵達毛依洛湖的南邊,進到卡仁比族的村落,並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期間,李文斯頓發現村裡有間囚房,關了一位阿拉伯人奴隸販子沙雷.此人在捕捉奴隸時,反被卡仁比族人捉拿,囚在牢房已27年了.在李文斯頓懇切求情下,酋長答應釋放沙雷.沙雷對李文斯頓感激不已,自願加入探險隊來幫助李文斯頓.接受沙雷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他幫助沙雷時,探險隊員一時都無法接受,甚至一名隊員還憤怒地離隊.李文斯頓寫道:“當我愈認識自己的軟弱,對別人的犯錯就愈存寬大的心懷.”

1868年1月12日,探險隊由毛依洛湖南下,沿途都是高及膝蓋的泥濘地,每走一步就必須使勁地將腳自泥中拔出.李文斯頓寫道:“我們走了4個小時,才走出一小片泥濘地”5月1日,探險隊來到卡仁比族的村落,他們善待探險隊員.李文斯頓留在那裡直到6月22日,向他們傳講福音.多年後有位探險家麥克內爾也到此處,當地人仍然記得李文斯頓.麥克內爾寫道:“當地的土著認為,李文斯頓是位奇特的人,不懼風雨的前來,不斷地問問題,然後記錄在手上的冊子裡,待人有禮貌,不會傷害人.他經常對人傳講上帝只有一位,是眾土著所不認識的.他經常禱告.他的熱忱,贏得土著的尊敬.”

(H.8)走上了孤單的窄路

1868年7月18日,探險隊來到毛依洛湖南邊的“遍革威露湖”.此湖內有許多的島,其中最大的島是漆裡貝爾.李文斯頓詳細觀察和記錄島上的各種生物和情況—例如生長在樹上的特殊寄生蘭,湖上日夜的風向與風速測定,湖底豐富的赤鐵礦,與天上星座的方位等.過後,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迪班漢教授認為,李文斯頓在此地的記錄是“地理學的經典之作”.

李文斯頓在漆裡貝爾島上染上他來非洲後最嚴重的一場大病.劇烈的咳嗽、全身酸痛、兩腳浮腫長達數星期之久.他陷入昏迷.除了幾位忠實的隨從外,他離開文明世界約1千多公里之遙,沒有醫藥的

醫治、沒有親人的安慰。李文斯頓後來寫道：“非洲內陸最大的試煉，不是致命的疾病，不是野獸的攻擊，更非陌生的土著，而是長期的孤單。孤單可以腐蝕一顆滿懷理想者的心靈。我執意地走上孤單的窄路，是為了責任，也相信最後必有美好的結果。”在病痛中，李文斯頓寫信給遠方的孩子：“當你們想到父親離你們是何等的遠，他其實離你們很近。我在此想著你們的面龐與微笑，回憶著你們講過的每句話。”在神的恩典下，李文斯頓逐漸康復過來。

(H.9)後來者將跟隨而上

1868年9月23日，探險隊離開遍革威露湖，北上坦幹伊喀湖東岸的烏齊齊。李文斯頓在出國前，曾委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將信件、藥品、食物、布料等補給品寄放在該處。經過數月的艱苦路程，探險隊終於在1869年2月14日抵達烏齊齊。可是，他們發現烏齊齊不但是阿拉伯人的城鎮，更是非洲內陸黑奴的販賣中心，整個城鎮充滿兇殺和偷竊。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儲存在此地的補給品和信件，早就被當地人搶劫一空，這對渴望獲得家書與藥品的李文斯頓來說，是何等大的打擊！

李文斯頓在給孩子們的信中寫道：“許多人看的是非洲奴隸所帶來的經濟好處，如廉價的棉花與產業品價格，卻很少人去聽黑奴的無助呼喊與鐵梏下的哀號。也許外面的世界裡，也有一些聰明、瞭解奴隸販賣的人，但他們卻是一群懦弱與追求賄賂的人。他們的筆是軟弱的，寫出一堆懦弱、討好政客與富人的文字，以期待他們的一點施捨。這使整個西方人的思考，浸泡在錯謬的水缸中。我來這裡探險的目的，仿佛是在尋找尼羅河的水源地，卻是看到人性的偏差與錯誤。既然尼羅河水源地是世人注意的焦點，我將在這焦點中為黑奴發出不平之鳴，我知道我將面臨許多的困難、花費許多的時間。但是我走上去後，後面的人將跟隨而上。”

李文斯頓的期待是正確的，他不僅在烏齊齊養病，也在此向阿拉伯人傳福音，當時信主的人並不多，可是現今烏齊齊也是坦桑尼亞(另譯“坦尚尼亞”)共和國的大城，據說人口約有一半是基督徒。此外，李文斯頓雖然在烏齊齊失去了藥品和補給品，但主賜他特別的恩惠，他的身體反而逐漸康復，更加健康。3月28日，李文斯頓寫道：“今天，已經可以走1公里了。”李文斯頓反對奴隸的消息在烏齊齊傳開，結果反對他的人越來越多。5月20日，一群奴隸販子準備持槍攻擊李文斯頓，在最危急的時刻，沙雷率領他的部下攻擊這些奴隸販子，救出了李文斯頓。

(H.10)吃猿拜猿的食人族

坦幹伊喀湖的西邊有一條大河，名叫拉班巴河。在這河邊住了一個大族，稱為緬悠瑪族一，意即“食人族”。阿拉伯人稱此族為非洲最骯髒、最低等的人種，因為他們吃死人，甚至到別族的墳墓裡，將死人挖出來吃。1869年9月23日，探險隊到達緬悠瑪族人的地界班巴里。出乎意料之外，班巴里的酋長孟裡庫斯是個好客之人。李文斯頓懷疑緬悠瑪人的食死屍風俗可能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便問他說：“你們拜的上帝是誰？”孟裡庫斯帶李文斯頓看一些看似人像的雕刻，並說：“我們所拜的上帝，

長了一條尾巴,像人猿一樣。”李文斯頓看到當地的土著善於爬樹,就問:“你們很會爬樹,因此認為上帝也像人猿會爬樹嗎?” “不是,是因為我們愛吃人猿。”酋長答道.李文斯頓聽了更莫名其妙.

經過一些觀察,李文斯頓終於明白真正原因.他發現緬悠瑪人不會用火煮食,所以生吃人猿.緬悠瑪人生吃人猿之後,時常胃痛,因而認為是人猿不悅和作祟,所以反令他們轉而崇拜人猿.結果就出現這矛盾現象:一方面以人猿為食物,一方面以人猿為上帝.李文斯頓發現他們多有腸胃病,於是首先教他們鑽木取火的方式,煮玉米湯給他們喝,土著驚訝竟有這麼好吃的食物.吃完之後,李文斯頓對他們講:“有一位元上帝,是你們不認識的,卻照顧你們的需要.”土著中有兩個年輕人從人群中走出來,對李文斯頓說道:“我們知道那一位上帝是誰,他在天上,遠離我們.只有人猿才照顧我們.”李文斯頓解釋道:“上帝至高至大,所以不會是人猿,也不是人.但是上帝是愛人、照顧人的.”李文斯頓把這裡的見聞詳細寫下,他知道一個種族的偏差,是源自對上帝的認識這方面的偏差.

緬悠瑪人因吃人猿而逐漸演變成食人族.“你們為什麼吃人的屍體呢?”李文斯頓問道.他們解釋:“因為人死了以後沒處去,怕他們挨餓,我們吃死屍,這樣死人的靈魂就附在我們身上,我們吃東西時,他們也不會餓.因此,我們連病重的親友也殺來吃掉.”李文斯頓明白他們錯誤的行為是源自錯誤的教導和觀念,以致是非顛倒.他寫道:“我知道前面還有一段遙遠的路要走,不是探險的路,而是校正人心錯誤的路.”為了糾正他們信仰的錯誤觀念,李文斯頓決定留在這食人族之地更久一些.他招聚村裡的人來,讀聖經給他們聽,並且為他們仔細地解釋.李文斯頓過後寫道:“在緬悠瑪人之地,我將整本聖經對他們讀了四遍.” [10]

(H.11)前進是最好的治療

1869年11月1日,李文斯頓與探險隊沿著拉班巴河向下劃行,並發現此河接到由南方的毛依洛大湖,與遍華威露湖流出的河流交會後,直往西北方的剛果河流去.李文斯頓終於知道,他從1866年1月進入非洲以來,所探測的河川與湖泊都是剛果河的水源地,而非尼羅河的集水區.這表示他這將近4年的努力都徒然了.李文斯頓在失望之餘,卻寫道:“繼續往前去,就是最好的治療.”1870年1月1日,他寫道:“願上帝的能力幫助我,使我完成手邊(手中)的工作,也許今年可以完成任務.我為去年經歷上帝的恩慈,感謝主.”懷念主恩與不斷感恩是醫治失望的良藥.

1870年的雨季特別長,李文斯頓回到緬悠瑪族的部落,與他們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直到1871年3月才離開,順著拉班巴河向東走.當地土著為了紀念他,就給該河取另一個名字“李文斯頓河”.李文斯頓在他們當中所撒的福音種子沒有白費,因為緬悠瑪後來成為東非洲最多人悔改信主的部落.誠如詩126:5-6所言:“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的帶回禾捆回來.”1871年7月20日,李文斯頓回到烏齊齊,整城的奴隸販子大吃一驚,他們認為此人早該死在路途上,如今卻活著回來,似乎有上帝的手一直在保護著他,他們因此轉而敬畏他.

(H.12)探險史的著名相會

自從李文斯頓進入露烏瑪河之後,就與外界斷絕音訊。“李文斯頓到底在哪裡呢?他是生是死呢?”這一連串的問題成為熱門的話題.1869年,美國《紐約先鋒報》的老闆被讀者問到吃不消,便在10月16日打電報到西班牙,找駐外記者斯坦利(或譯“史坦利”,1841-1904),要他進入非洲內陸尋找李文斯頓.英國人斯坦利被認為是當時西方最佳的現場報導記者,他接獲任務後,搭船南下,1871年1月7日,抵達桑吉巴島(另譯“尚吉巴島”),組織了一支將近200人的搜尋隊,深入非洲內陸,沿途詢問有關李文斯頓的消息.搜尋隊經過10個月的尋覓,最終在11月10日抵達烏齊齊,找到了李文斯頓.他們兩人的相會,被喻為“探險史上最著名的相會”。

斯坦利帶來李文斯頓最期待的東西——大袋的家書、信件和藥品.李文斯頓說:“這簡直為我帶來新的生命力.” 斯坦利留在李文斯頓的身邊一段日子,他發現李文斯頓的確與眾不同,他寫道:“他的信仰不是表現在宗教理論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上的親切與熱心.他在土著當中,從來不用激烈的言詞去證明他的信仰,而是安靜地、實際地與土著一起工作.真實的信仰原來是如此自然地流露在愛周圍的人.如果沒有愛,他對於非洲內陸的火熱,將成為跟隨他的人可怕的重擔.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使他成為一位溫柔與最容易相處的人.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一雙看不見的手,將他一生所有不幸的遭遇,轉變成連結上帝恩典的管道,帶給眾人祝福.每個星期日的上午,土著聚集在他身邊,他用土語念了一段聖經,接著禱告<SPANlang=EN-US>,然後對所念的經文做個簡短的介紹,土著們都專心的傾聽.” 斯坦利從李文斯頓那裡聽到福音的信息,他過後也成為一名基督徒.1872年,斯坦利離開烏齊齊,回到文明之地,但李文斯頓卻願意留在非洲.他說:“任務完成之後,我才歸回.”

(H.13)愛的堅持願意受苦

斯坦利離開後,李文斯頓帶著探險隊南下,去尋找尼羅河集水區和發源地.年邁的他仍然不斷的觀察、記錄、思考和寫信.李文斯頓勸勉年輕人時寫道:“我的一生看過太多不法的事,我知道清除世上不法之事是不可能的事.主要的關鍵是人心中有罪的存在,不法的事不過是人心中罪惡的投射.” 他寫信給未來的海外宣道士:“弟兄們,成為宣道士是一直往前,直接觸到未聽聞福音之人的地方.不用害怕,因為當你試著去傳福音,你才會發現原來你是多麼的勇敢.當你離開都市文明之地,前往人稱最野蠻與落後之地,你會發現他們對福音的盼望與對上帝的愛更豐富.有太多關於非洲內陸的傳言都是虛假的,有人說非洲內陸的母親會販賣她們的嬰孩,我發現無論是非洲人或是阿拉伯人都不會這樣做.” 李文斯頓又寫道:“我心中最深的禱告是,願上帝豐富的祝福,臨到每一個願意醫治世界創傷的人——無論他們是美國人、英國人,或是土耳其(阿拉伯)人.” 李文斯頓對人的博愛,超越了種族和國籍的藩籬.

李文斯頓回顧他一生在非洲所經歷的苦難時寫道:“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來救贖人類,使我體會到上帝給人永不改變的恩典和慈愛,就是給出他自己,不僅彰顯在耶穌的生,更顯明在耶穌的死.世人那

麼期待上帝的工作是輕而易舉,或是滿足人的眼目享受,但是我知道愛的堅持,就是(願意)受苦。”李文斯頓對神的愛是行動式的愛,為傳福音而願意受苦的愛.在 1872 年 11 月,李文斯頓寫道:“這是一年最熱的時候,沿路的樹木呈現枯乾,路邊的花朵葉子都掉了,但是有些樹仍然茂盛地開花…太陽曬得地面炎熱,像是烤爐一般.使我們最強壯的人也昏昏欲睡.我們愈走愈慢,愈走愈麻木…不過佈道的負擔,依然火熱,我相信這是聖靈的感動,使我們相信腳掌所踏的每一個地方,未來都是上帝慈愛的擴散之地.傳福音者的腳蹤,將持續往前.”

(H.14)走完人生最後旅程

1873 年 2 月 13 日,探險隊抵達遍革威露湖東南方的漆拿瑪.3 月 3 日,他們來到瑪涕巴族的村莊,李文斯頓在此暫時休息.李文斯頓於 3 月 19 日寫道:“感謝上帝強而有力的保守,使我在一生裡面,走了這麼遙遠的道路.前面仍然有那麼多的困難,我還期待最後一定美好嗎?噢!我親愛的主耶穌,不要讓撒但勝過我.” 25 日,探險隊劃著獨木舟離開瑪涕巴.李文斯頓寫道:“當我的主,我的上帝勉勵我往前去,我知道我在世上所做的,絕不落空.”

3 月 29 日,探險隊終於到達遍革威露湖的最南端其坦波斯,此時的李文斯頓身體極為虛弱.3 月 30 日,凌晨 4 點,探險隊中的小男孩叫醒李文斯頓的忠心隨從蘇喜,說:“我睡覺前看過主人的樣子,剛才睡醒時,怎麼看他的姿勢仍然一樣.快來看一下,我怕…” 蘇喜和三個探險隊員跑進李文斯頓的帳篷中,在微弱燭光下看見李文斯頓跪在床邊禱告,他的頭伏在枕頭上.

李文斯頓在禱告中,卸下他的工作了.

在土著的挽歌聲中,

探險隊員將李文斯頓的心臟取出,

葬在其坦波斯的一棵慕烏拉樹下,

將屍體以鹽包裹,再走了 8 個月的路程,

才送達桑吉巴島.

英國海軍再運送回國,葬於西敏寺.

從此其坦波斯被稱為“非洲的中心”,

因為其坦波斯不僅剛好是非洲大陸的中心點，

而且最愛非洲人的一顆心，

也葬在那裡。

結語：他雖死了，仍舊說話…

1873年5月1日，李文斯頓病逝于他所心愛的非洲。這消息傳出後舉世震驚，英國舉國上下更是群情沸騰，怎麼一個如此偉大的人，至死之前仍無法看到奴隸販賣制度被廢除，英國議會在做什麼？李文斯頓的好友們植物學家柯克與印度總督富力裡爵士即刻再提一法案，要求英國政府在威爾伯福斯1807年的法案基礎上，由海域延伸進入陸域嚴厲打擊奴隸販賣。結果英國議會通過，柯克成為與奴隸販賣的幕後主腦兼回教世界的領袖——土耳其蘇丹巴格徐談判的全權代表，同時派遣陸軍大將戈登（另譯“哥登”）率軍前往中東。戈登將軍在中國的太平天國之亂時，曾因力守中國的上海，打敗敵人而聞名於世。

操縱普世奴隸買賣多年的蘇丹巴格徐是一隻狡猾的老狐狸。他在土耳其皇宮裡熱情款待這位英國來的全權代表，他不知道這位全權代表曾與李文斯頓在西瑞河畔探險，目睹非洲土著被捕和殘殺的慘況。柯克要求蘇丹即刻簽署廢奴條約，否則英軍立刻開炮。蘇丹立刻推託說，這非他一人所能決定，要召開回教酋長會議方能決定。柯克事先已做過調查，位於中東和埃及的阿拉伯人，長期以來已厭煩土耳其蘇丹的管理，極想獨立成立自己的蘇丹與國家。柯克答應阿拉伯人的要求，全力支持埃及蘇丹，結果在回教酋長會議裡，阿拉伯酋長占多數，會議決定通過了“廢除奴隸販賣”的決議。

1873年6月5日，蘇丹巴格徐別無選擇，只好簽字，柯克也簽了字。張文亮評述道：“從那天起，非洲奴隸買賣的最大出口——尚吉巴島（桑吉巴島），從此永遠關閉。‘非洲奴隸’從此成為歷史名詞，柯克成為歷史上終止‘奴隸’的代表人，但是柯克說：‘李文斯頓的死，比他的生，做得更多。’”是的，正如主耶穌所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4）。李文斯頓為主和非洲土著勞苦一生而死，結出許多美善的果子。他對神堅定不移的信心和忠心，為後人留下美好的榜樣；誠然，“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 11:4）。

（全文完）